通志堂經解

1.411
423

12
一號
卷

禮記集說序

人生而莫不有仁義之性存乎其心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聖人稟諸天地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自周衰諸侯去籍雖以二代之後而不足徵猶賴夫子之所雅言羣弟子之所記錄故尚有存者迨是古挾書之令作而禮再厄又得河間獻王二戴馬鄭相與保殘補壞晉宋隋唐諸儒迭爲發揮三禮得不盡亡自正義既出先儒全書泯不復見自列於科目博士諸生亦不過習其句讀以爲利祿計至金陵王氏又罷儀禮取士僅存周官戴記之科而士習於禮者滋鮮就戴記而言如檀弓喪禮諸篇既指爲凶事罕所記省則其所業僅一二十篇耳苟不得其義則又諉曰此漢儒之說也棄不復講所謂解說之詳僅有方馬陳陸諸家然而述王氏之說者也惟關洛諸大儒上接洙泗之傳乃僅與門人弟

子難疑荅問而未及著爲全書嗚呼學殘文闕無所因襲驅一世而冥行焉豈不重可嘆與平江衞氏世善爲禮正叔又自鄭注孔義陸釋以及百家之所嘗講者會粹成書凡一百六十卷如范甯何晏倒各記其姓名以聽覽者之自擇此非特以備禮書之闕也灑埽應對進退恭敬辭遜撙節非由外心以生也非忠信之薄也非人情之僞也凡皆人性之固有天秩之自然而非有一毫勉強增益也學者誠能即是僅存而推尋之內反諸心隨事省察充而至於動容周旋之會揖遜征伐之時則是禮也將以宅天衷而奠民極豈形器云乎哉正叔名湜自號櫟齋今爲武進令云寶慶元年冬十有一月甲申臨邛魏了翁序

禮記四十九篇自二戴分門王鄭異註歷晉迄陳雖南北殊隣家傳師授代不乏人唐正觀中孔穎達等詳定疏義稍異鄭說罔不芟落諸家全書自是不可復見繇正觀至五代踰三百年世儒競攻專門之陋學禮者幾無傳矣　本朝列聖相承崇顯經學師友淵源跨越前代故經各有解或自名家或輯衆說逮今日爲尤詳禮記並列六籍乃獨關焉諸儒間嘗講明率散見雜出而又窮性理者略度數推度數者遺性理欲其參考並究秩然成書未之有也予晚學孤陋濫承緒業首取鄭註孔義翦除蕪蔓採摭摳要繼遂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偏至若說異而理俱通言詳而意有本抵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併録以俟觀者之折衷其有沿襲陳言牽合字說於義舛駁悉置弗取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

後成凡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傳禮業者苟能因衆說之淺深探一經之旨趣詳而度數精而性理庶幾貫通而盡識之矣或曰是書秖聚諸家之善逾數十萬言毋乃務博而忘約乎予曰博學之審問之夫子嘗以誨人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親得於師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孟子之所深造也吾道一以貫之爲曾子言之也子欲無言子貢有未省也陵節而求躐等而議越見聞以談卓約後學大患也矧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儻率意以去取其能息異同之辨絶將來之譏乎近世朱文公著詩傳多刊削前言張宣公謂諸先生之見雖不同然自各有意在學者玩味如何爾蓋盡載程張呂楊之說而諸家有可取者亦兼存之予之集說竊取斯義是則此書之博也非所以爲學者造約之地耶猶愧寡聞訪論未盡然六經之典敷暢發明至是麤備或於

聖代闕文小有補云寶慶丙戌七月既望吳郡衛湜正叔敘

予舊集諸家訓解每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已出近得
延平周諝希聖解一再繙閱始知陳氏方氏亦推衍其說者
爾案圖志希聖又嘗著周禮解擢熙寧進士第入仕值新法
行不忍詭隨賦詩去官今王文公新傳多採其說而沒其姓
名豈忌其人之有傳邪予既取希聖解增入集說竊謂他人
著書惟恐不出於已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比歲樞密何
公澹本生繼母亡疑於持服太學生喬嘉朱九成黃會卿移
書何公引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
母之文以爲　本朝方慤解此一節謂特庶人之禮爾此說
見鄭康成注乃指爲方慤蓋後人掇拾前言而觀者據新忘
舊莫究所始先儒之書日就湮晦此予之所慨嘆而集說所
由作也固不敢謂此編能盡經旨後有達者果得新意何嫌
論著謹毋襲此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可也予於卷首敘諸

家名氏嘗及此梗槩繼觀周希聖解且因太學生引據之誤遂又識此於卷末云寶慶丙戌至日吳郡衞湜

紹定辛卯歲湜備員江東漕筦大資政趙公善湘以制師攝漕事見予集說欣然捐貲鋟木以廣其傳次年秋予秩滿而歸迨嘉熙己亥夏首尾閱九載矣中雖倅金陵叨綸院僅食年餘悉里居需次因得徜徉於書林藝圃披閱舊　搜訪新聞遇有可採隨筆添入視前所刊增十之三間亦刪去冗複揭來嚴瀨適繼郡計空竭之後廉勤自力補苴培植粗可支吾乃摶節浮費別刊此本期與學者共之庚子六月書于新定郡齋

進禮記集說表

臣湜言伏以私庭學禮妄嘗窮汗竹之勞

昭代尊經竊欲效野芹之獻輒忘寡陋仰瀆

睿聰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六籍之指歸賴羣言之訓釋戴記雖云於後出漢儒備述於前聞制度文爲炳若具陳道德性命燦然畢載儻非博習疇克兼通然俚箋臆說罕識其全故微辭奧旨或幾於晦所可知也猶多闕焉臣蚤襲布韋濫承弓冶睹時恭儉莊敬之教頗得父兄師友之傳念藝著名場者僅止決科而業擅專門者又多膠柱乃考同而辨異爰撮要以芟繁孔鄭註疏孰是孰非程張講授或詳或約會粹略備編摩罔遺閱二十餘年其書始成凡四十九篇之義皆在可以施於新學庶有補於將來恭惟

皇帝陛下天啓

皇圖日新
聖政謂家欲齊國欲治必謹範防而帝所興王所成不相沿
襲若朝覲會同之品式與射鄉祀饗之等威方蒐舉於蒲儀
以鋪張於景鑠有元老大臣以贊表章之盛有鉅儒碩士以
增
緝熙之光雖簡斷以篇殘亦海涵而川納玆率錄諸家之善
庸旨塵
乙夜之觀舉而錯之維其時矣名曰集解敢睎先哲之纂修
悉上送官願備秩宗之採擇臣所編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謹繕寫成五十冊隨表上
進以
聞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寶慶三年十月 日通直郎知常州武進縣主管勸農公事主管運河堤岸專一點檢圍田兼行維臣衛湜上表

統說

孔氏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逍鞅及魯君謂議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録舊禮之義或録變禮所由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録其餘衆篇皆如此例未能盡知所記之人周禮儀禮亦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又云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奮

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為五此所傳皆儀禮也今禮行於世者二戴之學也又云戴德傳禮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又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及楊榮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秘府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永平中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其後馬融鄭玄等各有傳授

河南程氏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其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大學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若閒居燕居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

疑　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得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橫渠張氏曰禮記雖雜出於諸儒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又曰禮記大抵出於聖門二三子之傳講解各異故辭命不能無害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已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義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又曰看得儀禮則曉得周禮與禮記　又曰某舊多疑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書一也已見與不見耳故禮記之有可疑者姑置之

永嘉周氏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

此制爲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信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欲從先進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說也麤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

延平周氏曰夫禮者性命之成體者也蓋道德仁義同出於性命而所謂禮者又出乎道德仁義而爲之節文者也方其出於道德仁義而爲之節文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方其爲之節文則道德仁義反有資於禮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嗚呼此禮之所以爲禮者也若夫吉凶之殊軍賓之別其言不盡於意其意必寓於象故一服飾一器械有以存於度數之間者象也象則文也及推而上之有以見於度數之表者意也意則情也所謂意者歸於性命而已矣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其以欲滅命以人廢天者聖人

不爲惟其天秩之所有是乃聖人之所庸者也然聖人之所以庸之者豈特使天下後世知有尊卑之分而苟自異於禽獸耳蓋又將爲入道之資也聖人既沒禮經之殘闕久矣世之所傳曰儀禮曰禮記其間獨周禮爲太平之成法儀禮者又次之禮記者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尚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新安朱氏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

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宴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爾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

處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禮禮記則有冠義以釋之儀禮有昏禮禮記則有昏義以釋之儀禮有鄉飲酒禮禮記則有鄉飲酒義以釋之儀禮有燕禮禮記則有燕義以釋之儀禮有聘禮禮記則有聘義以釋之其他篇中雖或雜引四代之制而其言多與儀禮相爲表裏但周禮儀禮皆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錄雖曰漢儒所錄然亦儀禮之流也何以言之周禮雖得之於河間獻王時無有傳之者武帝以爲末世瀆亂之書何

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至於漢末乃行於世惟儀禮之書漢初已行故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德戴聖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故知禮記儀禮之流也

江陵項氏曰禮記諸篇有相牴牾者蓋諸家之書各記其師說如本朝諸臣之家喪祭之禮各成一書亦不能以相似也世之好禮者總而集之以資考訂可也必欲曲爲之說使貫爲一家則妄之甚者也今之解禮記者何以異此春秋五傳毛詩四家至今不能一也而況聚訟之書獨柰何欲一之乎所可惜者當時記載之初不題所作之人如春秋傳所載尸子魯子沈子女子之類則善矣今案檀弓之言喪或以爲大功或以爲齊衰或以爲當使之喪或以爲不使之喪或以爲可反或以爲不可反如此之類甚多惟其各載姓名故後人不以爲疑而得以置議論取舍於其間未有合爲一說而並用之者也自餘諸篇不載姓名則遂以爲此皆古之成禮也而一切強解而曲通之如合衆醫之說汗下攻補通爲一方而以爲此秦越人之意也不已謬乎

後漢鄭氏玄字康成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以禮記乃融植所考定遂爲之註

唐孔氏穎達字仲達先與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頵張權等取皇甫侃熊安生二家義疏刪定續與前脩疏人及周玄達趙君贊王士雄等覆更詳審爲正義凡七十卷

案鄭氏註雖間有拘泥而簡嚴該貫非後學可及孔氏正義以一時崇尚讖緯多所採錄然記載詳實未易輕議嘗讀朱文公中庸章句以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爲兩事剖析精詣前所未有今觀鄭註已具斯旨又劉原父七經小傳載檀弓聖人之葬

人與人之葬聖人也以與爲語助辭世多稱之
然正義已有是說姑摭此二端言之歷考諸家
訓解發明經旨者固不爲少其祖述先儒之意
者實多歐陽公曰學者跡前世之所傳而校其
得失或有之矣若不見先儒中間之說欲特立
一家之學吾未之信可謂至論第自晉宋而下
傳禮學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
范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
聰熊安生等何止十數家正義實據皇甫侃以爲
本而以熊安生補其所不備後世但知爲孔氏之
書而已今仍以孔氏冠其首他說有可採而姓
氏幸不爲孔氏所去者具載於下

唐田氏瓊

晉淳于氏竁

晉賀氏循

晉曹氏述初

皇甫氏侃

崔氏靈恩

熊氏安生

庾氏蔚

唐賈氏公彥

同李元植編儀禮疏儀禮自鄭註之後僅
有黃慶李孟悊二家疏義公彥等裁定爲
五十卷

唐丘氏光庭

兼明書四卷採摭經典訓釋之不同復以

經典證之

唐中山成氏伯璵

禮記外傳四卷吳郡張幼倫註凡一百一十條雖舉禮記爲目實兼三禮言之

唐趙氏匡采字伯循

唐陸氏元朗字德明

經典釋文

唐陸氏贄字敬輿

山陰陸氏佃字農師

解四十卷又新說四卷

象山陸氏九淵字子靜

晉范氏宣

華陽范氏祖禹字淳甫

吳郡范氏成大字至能

金華汪氏鍾字仲和

晉劉氏兆明

長樂劉氏彝字執中

七經中義一百七十卷內禮記四十卷

清江劉氏敞字原父

七經小傳五卷

建安劉氏

劉氏孟冶

元魏王氏肅

臨川王氏安石字介甫

禮記發明一卷

新安王氏

解曲禮上下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內則玉藻明堂位大傳中庸大學投壺十五篇

王氏昭禹 字光遠

王氏 氏蘋

王氏 氏

唐魏氏徵 字玄成

臨邛魏氏了翁 字華甫

唐張氏守節

橫渠張氏載 字子厚

廣漢張氏栻 字敬夫

范陽張氏九成 字子韶

吳郡張氏幼倫

張氏

東山何氏 氏

何氏 氏

何氏 氏肩

何氏 氏洵直

何氏 氏平叔

濂溪周氏敦頤 字茂叔

延平周氏諝 字希聖

解正制禮運禮器郊特牲玉藻學記樂記祭法祭義祭統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中庸表記大學共十七篇不見於

中興館閣書目

永嘉周氏行己 字恭叔

柯山周　氏　處約　字伯淳　弟　頤　字正叔

河南程　氏　顥

沙隨程　氏　迥　字定夫

建安游　氏　酢　字元發

廣安游　氏　桂

經學十二卷

延平楊　氏　時　字中立

秦溪楊　氏　復

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十二卷

慈湖楊　氏　簡　字敬仲

藍田呂　氏　大臨　字與叔

解十卷案　中興館閣書目止一卷有表記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

服四制八篇而已今書坊所刊十卷又有曲禮上下孔子閒居中庸緇衣深衣儒行大學八篇

東萊呂　氏　本中　字居仁　祖謙　字伯恭

海陵胡　氏　瑗　字翼之

廬陵胡　氏　銓　字邦衡

禮記傳十八卷

武夷胡　氏　安　國　字康侯

五峯胡　氏　宏　字仁仲

王　氏　子墨

盱江李　氏　覯　字泰伯

仁壽李　氏　道傳

四明李　氏　元白

李　氏格非字文叔
精義十六卷就曲禮檀弓王制喪服小記
大傳少儀學記樂記雜記喪大記祭法十
一篇中隨所見爲之義
長樂陳　氏祥道字用之
講義二十四卷禮書一百五十卷禮例詳
解十卷一弟暘　字晉之樂書二百卷
温陵陳　氏知柔字體仁
永康陳　氏亮字同甫
天台陳　氏埜字叔進
北溪陳　氏淳字安卿
陳　氏
石林葉　氏夢得字少蘊

解曲禮檀弓王制文王世子祭義祭統哀
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
儒行大學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
十九篇仲子　過庭録時有論説
龍泉葉　氏適字正則
葉　氏棣
葉　氏
四明沈　氏煥字晦叔
沈　氏栝字存中
吳興沈　氏清臣字正卿
演山黄　氏敭求
九經餘義
延平黄　氏裳字冕仲

長樂黃　氏榦　字直卿
涑水司馬氏光　字君實
南豐曾　氏鞏　字子固
河東侯　氏仲良　字師聖
嚴陵方　氏慤　字性夫
解義二十卷

馬　氏睎孟　字彥醇
解七十卷

方氏馬氏及山陰陸氏三家書坊鋟板傳
方氏最爲詳悉有補初學然雜以字
於世且多牽合大爲一書之累間有與長樂
說且多牽合大爲一書之累間有與長樂
陳氏講義同者方自序亦謂諸家之說於
王氏有合者悉取而用之則其說不皆自

己出也馬氏陸氏皆略馬氏大學解又與
藍田呂氏同朱文公或問以爲呂氏今從
之陸氏說多可取間有穿鑿亦宇學誤之
也

上蔡謝　氏良佐　字顯道
河南尹　氏焞　字彥明
新安朱　氏熹　字元晦

中庸大學章句或問之外其他講說散見
於語錄儀禮經傳解註

嵩山晁　氏以道　字說之
兼山郭　氏忠孝　字立之
毗陵慕容氏彥逢　字叔遇
金華唐　氏仲友　字與政

慶源輔　氏廣　字漢卿

取註疏方氏馬氏陸氏胡氏諸說倣呂氏讀詩記編集間有己說

金華應　氏鏞　字子和

纂義二十卷

永嘉徐　氏自明　字誠甫

江陵項　氏安世　字平甫

永嘉戴　氏溪　字少望

永嘉薛　氏季宣　字士隆

高要譚　氏惟寅

宣城奚　氏士達

雲川倪　氏思　字正甫

建安潘　氏植

四明袁　氏甫　字廣微

會稽高　氏閎　子文虎

眉山家　氏頤

臨邛宋　氏遠孫

四明宣　氏繪　字子平

建安眞　氏德秀　字景元

錢塘于　氏有成　字君錫

新定顧　氏元常　字平甫

鄱陽洪　氏邁　字景盧

吳　氏華

錢塘吳　氏知愚　字子發

晉陵喻　氏樗　字良能

嚴陵喻　氏仲可　字可中

嚴陵錢氏文子
新定錢氏時字子是
莆陽鄭氏耕老字穀叔
鄭氏
眉山孫氏似
孫氏景南
莆陽林氏光朝字謙之
林氏坰
金華邵氏淵字萬宗
解曲禮王制樂記中庸大學五篇
新定邵氏甲字仁仲
海陵查氏
西蜀董氏

晏氏
湛氏循
毛氏信卿
蔡氏淵
蔣氏君實
莊氏夏
施氏
虞氏
費氏
盧氏
譙氏
許氏
俞氏

張氏

講義十卷不知作者又有傳錄訓解不著姓名闕而存之

以上解義唯嚴陵方氏盧陵胡氏始末全備自餘多不過二十篇或三數篇或一二篇或因講說僅十數章其他如語錄如文集凡有及於禮經可以開曉後學者裒輯編次麤已詳盡唐杜佑通典論議喪制者亦已編入獨紹興間進士夏休撰破禮記二十卷斷章析句妄加譏詆中庸大學猶且不免其不知量甚矣大抵解經非其他著書比前後諸儒類嘗講究後學偶得昔賢未竟之旨冒

未一二動欲牽強鬬飾自爲一書以垂世不無差謬蹈襲之患至有立意毀訾如休者亦登載　中興館閣書目今不取

禮記集說卷第一

曲禮上第一

唐陸氏曰本或作曲禮上者後人加也檀弓雜記放此

藍田呂氏曰曲禮禮之細也禮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然則曲禮者威儀之謂皆禮之變者也故經禮禮象之經禮三百蓋若祭祀朝聘燕饗冠昏鄉射喪紀之禮其節文之不可常者也故曲禮象之曲禮三千緯其文曲折有變而不可常者也故曲禮三千蓋大小尊卑親疏長幼並行兼舉屈伸損益之不可常者有三千也今之所傳儀禮者經禮也其篇末稱記者記禮之變節則曲禮也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今儀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今禮記是也禮記所載皆孔子門人

所傳授之書雜收於遺編斷簡者皆經禮之變節也特以此篇名曲禮者蓋他篇稍各以類相從此篇雜記諸禮曲折之文者也

石林葉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一而曲禮十經禮其常猶言制之凡也曲禮其變猶言文之目也故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王之時皆有書與法藏於有司官掌之士習之有司守之謂之執禮周官大史掌邦之六典禮居一焉其曰大祭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小史大祭祀讀禮法或讀之以喻衆或執之以行事至周衰而二者皆亡惟孔子獨能知之故亦謂之執禮今禮記首載曲禮此非其書與法之正漢儒翁記其所聞而纂之爾故言曲禮曰以表之如毋放飯毋流歠孟子亦云則

孟子猶及見其略歟所謂經禮者無復聞矣

新安朱氏曰禮器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經禮爲禮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書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獨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爲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大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卿大夫授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攢葉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爲禮設也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其冠昏喪祭燕射

朝聘自爲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未見於今何書爲近而三百三千之數又將何以充耶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中霤等篇其不可篇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若或者專以經禮爲常禮曲禮爲變禮則如冠禮之不醴而醮用酒殺牲而有折俎若孤

子冠毋不在之類皆禮之變而未嘗又在經禮篇中坐如尸立如齊毋放飯毋流歠之類雖在曲禮之中而不得謂之變禮其說誤也

東萊呂氏曰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處如學者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內有毫釐之礙則外有毫釐之差如天之於百物根莖枝葉花實條幹豈一一生之哉氣到則百物自生若一枝一葉之病則是氣不到處也所謂徐行後長灑埽應對皆是遜志氣象馬氏曰直則簡曲則詳直有所礙則曲以通之簡有所略則詳以足之先王制禮小大曲直如棟梁榱桷相成而不可以相無也其威儀法度纖悉完具視之若甚繁及考其義而要其歸則知其支離之所以爲簡易也故曰先王之

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後世之不知禮者以
爲繁禮飾貌無所用之者是未嘗推明先王之禮意耳
山陰陸氏曰小禮之不謹大禮之所自亡也
龍泉葉氏曰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
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爲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
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覩
像不得相離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鄭氏曰禮主敬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審
言語也此三句可以安民
孔氏曰此明人君立治之本曲禮曰者案下文安民哉是
爲君上所行故記人引儀禮正經毋不敬以下三句而爲
實驗也若如也思計慮也夫人計慮狀必端慤矜莊之貌
如人之思也
唐陸氏曰毋字從女內有一畫有禁止意古人云毋猶今
人言莫也
廬陵胡氏曰上三句聖賢皆當如此乃可安民不必人君
也人君尤當謹爾
河南程氏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
即天德也　明道
無適之謂一　伊川　或問敬曰主一之謂敬問一曰
無非辟之干矣　又曰但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
建安眞氏曰曲禮一篇爲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爲曲
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
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
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民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脩

身治國之道略備其必聖賢之遺言歟　又曰伊川云主一之謂敬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不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誠則達乎天道矣此誠敬之分也伊川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　又曰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先於此　又曰敬一也而貫於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既發淑慝以分幾微不察毫末千里當

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以敬尤在於靜深居燕處怠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爲要曰毋不敬者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方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鏡之明雖未照物能照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具全正襟肅容儼焉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身體之意象自見蒙莊則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異端誤人每每如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無弊動靜循理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寂之感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

北溪陳氏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人心不可測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不散　又曰此心存則萬理
便森然於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　又曰誠與敬不
相關恭與敬却相關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恭主容敬
主事　又曰堯之欽明舜之温恭湯聖敬日躋文王緝熙
敬止工夫都如此
橫渠張氏曰事主於敬則無過舉也動容貌正顏色出辭
氣則民可望而知也學者必自此推類
新安朱氏曰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
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若只以事無過
舉可以安民爲說則氣象淺迫無含蓄也
石林葉氏曰禮主於敬敬者所以直內也內既直則儼若
思者德威也安定辭者德言也德威惟畏德言惟信非安
民哉

藍田呂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以脩身爲本欲脩其
身先正其心者敬之謂也脩身者正言貌以禮者也故世
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
也三者正矣則無所往而非正此脩己以安百姓也故天
下至大取之脩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此禮之本故於
記之首章言之
永嘉周氏曰毋不敬所以戒夫人之不可以不敬也蓋敬
者君子脩身之道也所以閑邪而存誠者也敬斯定定斯
正正者德之基也慢斯怠怠斯邪邪者德之賊也古之人
相在爾室不愧屋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何所
不用其敬哉儼若思者非思也凡思者其心必有所止心
有所止者其耳目視聽必有所忘蓋其心定者其容寂此
儼然所以若思而非思也古之人知止而慮善恭默以思

道此有思者也南郭子綦之隱几顏淵之坐忘此無思者也無思者天也有思者自人而之天也古之爲道者如此安定辭者易所謂易其心而後語也蓋一辭之不中皆心之過孟子所以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頤之養正君子所以慎言語也此三者禮之大節君子學道之要也自天子達於庶人自脩身至於爲天下莫不一於是故敬則無敢慢無敢慢則民莫不愛矣儼則人望而畏之人望而畏之則民莫不敬矣安定辭則其言善其言善則民莫不應矣匹夫而有此必有安民之事故曰安民哉

馬氏曰夫敬者出於心而無事於外也在於我者出入顯晦之無常待乎物者貴賤賢否之不一至於敬而不慢則無處而不然也語曰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大小與寡者人之所易者也而君子不敢慢者以其在己者主敬而已思者神之所運而心之所潛也邪正賢愚之行積於所思而發於外者也儼若孚莊於外也儼然而莊則心之所思者靜而正矣此君子之所以發而無不中也安定則有主於中眞而後發

吳興沈氏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此聖人之言也自此而下雖至繁至悉然法度森客毫髮不可犯所以爲曲禮

永嘉戴氏曰學以禮爲先禮以敬爲本然而持敬爲難故去其不敬者乃所以爲敬也寡欲則心可養閑邪則誠自存毋之爲言禁止之辭也聖人於忿言懲於慾言窒於己言克於心言制於意必固我言毋皆用力之辭也儼若思者非眞思也有所思則坐馳矣安定辭者非無辭也定其

辭而後發也凡此皆主敬之功也儼若思則動容貌而民莫不服安定辭則出辭氣而民莫不信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其於安民也何有夫子曰脩己以敬又曰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其本則一而已

眉山家氏曰儼若思乃毋不敬之象毋不敬乃儼若思之實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鄭氏曰四者慢遊之道紲紂所以自禍

孔氏曰此亦據人君恭謹節儉之事敖者矜慢在心之名長者行敖著迹之稱矜己慢物中人不免若有心而無迹則於物無傷若迹著而行用則侵虐爲甚傾國亡家必由乎此故戒不可長心所貪愛爲欲飲食男女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縱在心未見爲志但不得自滿六韜云器滿則傾志滿則覆樂者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爲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廬陵胡氏曰四者聖賢所同戒鄭意專指人君非也從如字春秋傳云魯君世從其失長久也盧植馬融王肅並同

藍田呂氏曰敖者人之所自恃也長之則慢物一命而呂旅再命而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長傲者也欲者人之所不能無也從之則喪己而滅天理好惡無節於內從欲者也志者務存於遠大故不可滿也齊桓公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其滿可知矣致樂以治心則君子未嘗不欲樂也亦使樂而不流感動人之善心而已姦聲以濫溺而不止此極樂者也四者皆人情之所不免過則害也永嘉周氏曰君子所以知天者知其性也所以事天者事其心也性之不明心之不存則在我者與天不相似故有

長傲以悖天德從欲以喪天性所見者小則其志易滿天道虧矣所慕者外則其樂易極天理滅矣此其喪精失靈皆可哀之民也凡人之所以有傲者何也以其有我而已彼我既分勝心生焉強此而劣彼此所謂傲也傲且不足以輕彼適所以害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長乎彼有傲睨乎萬物之上者是非世俗之鄙心也凡人之所以有欲者何也以其有物而已物我既交愛心生焉忘己而狥物此所謂欲也且不足以益我適所以喪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從乎彼有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是非世俗之鄙心也凡人之志所以有滿者何也以其心在利者利得其志必滿志滿者必驕由志道者觀之不亦隘乎凡人之樂所以有極者何也以其樂在物物得其樂必極樂極者必淫由樂道者觀之不亦鄙乎

馬氏曰敖不可長者欲消而絶之也欲不可縱者欲克而止之也志不可滿者欲損而抑之也樂不可極者欲約而歸於禮也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則驕敖之喪德也甚矣此所以不可長也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蓋欲者出於人爲遂之而不克以義則無所不至矣此所以不可從也夫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謙有高世之行過人之功而俛然有自大之心則失其所以爲善此所以不可滿也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蕩而無節則悖天理而窮人欲矣聖人知其不可絶也故立中禮以防之蓋酒者所以合歡必使之賓主百拜而不敢醉樂者所以導和必使之正以雅止以敖而不敢流凡人情之所樂者皆有禮以制之而不敢放焉此所以不可極也

嚴陵方氏曰心有所放之謂敖有所放而不能禁則慢矣有所慕之謂欲有所慕而不能制則淫矣有所之之謂志不能持則溢有所湛之謂樂不能反則荒此四者皆生於心而已禮節人心者也故於此言之

永嘉戴氏曰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故克已者始能復禮四害不除人欲方熾天理不存何禮之云雖然傲凶德也一毫不可萌矣而曰不可長欲者禁而絶之可也而曰不可縱意聖人誘進學者其立訓猶若是其恕乎或者猶曰禮者聖人所以強人其亦不察諸此矣

王氏子墨曰有勝心則敖必長有侈心則欲必從有驕心則志必滿有淫心則樂必極不正其心而徒戒其已甚者何也是固欲正其心也吾何爲而傲何自而有欲所志者安在所樂者何事四者從何而生而其漸至於不可遏反觀吾心四者何有當知是心不可萌矣使徒遏其末流則隨止隨起終亦必甚而已矣

費氏曰此四戒者皆所以持其敬也傲長則忽易而無所畏欲從則流蕩而不知反志滿則驕惰而不加脩樂極則荒惑而無所覺有一於斯敬不存矣此君子所以亟言其不可也

金華應氏曰君子之學莫累乎有已尤莫累乎有物凡累乎物皆私乎已者也矜已凌物爲傲而其病根則生乎志滿志大則常虛而能容物志小則易滿而能拒物彼傲者自以已大而物小孰知乃所以爲已之小哉逐物快已曰欲而其條暢則發於樂極夫樂節而止則轉物而不流蕩而極則狥物而忘反彼縱者自以物常順乎已而無逆孰知乃非所以爲已之適哉四者蠹心之蝨賊溺身之酖毒

學者所宜深戒

毛氏信卿曰人皆曰禮所以強人吾獨謂禮所以適人蓋聖人不能使人之忘情而能使人之節情不能絕人之情而能制人之情傲不能盡無也不長之足矣欲不能盡無也不從之足矣蓋強人以其所難則人有所不堪且將蕩然無所限隔反自肆而莫之止故不若即其情而爲之制使行焉而自著居焉而自安則物或牽而心不應身或作而心不隨尚何傲欲之有　又曰禮者何天理是也非禮者何人欲是也心無一物是謂天理心有一物是謂人欲然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有一分之人欲即滅一分之天理存一分之天理即勝一分之人欲聖人所以爲聖人以其得天理而忘人欲衆人所以爲衆人以其滅天理而窮人欲學者將欲反其天理果何所事哉塵去而鑑明鑛盡而金見人欲去而天理全矣故聖人之教不急於反天理而先於節人欲也傲也欲也皆人欲也不爲血氣所使自然明於親賢公於好惡天理豈不自此得乎苟得苟免皆人欲也不爲人欲所使則心肅而體莊貌誠而意敬天理豈不自此復乎記者先之以四不可與夫六毋皆戒人之節人欲也繼之以敬愛賢者以至於坐如尸立如齊皆誘夫人之反天理也學者苟欲至乎天理當自節人欲始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鄭氏曰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心服曰畏

凡與人交不可以己心之愛憎誣人之善惡積謂己有蓄積見貧窮者則當能散以賙救之若宋樂氏安安謂己今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晉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

行近之

孔氏曰自此至勿有一節總明愛敬安危忠信之事賢是有德之稱朋類附近習其德藝易相褻慢戒令相敬賢者人心服畏不可疏之鄭引宋樂氏見左傳襄二十九年引舅犯見左傳僖二十三年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於賢者狎之非徒愛也以其道可尊故敬之畏之非徒敬也以其德可慕故愛之狎而敬之交可久也畏而愛之情可親也君子之於衆人則有私愛也不敢蔽其惡有私惡也不敢掩其善臧伯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疾疢也美疢不如惡石此知其善惡者也積者不能散懷於聚也安安者不能遷懷於居也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也孟子曰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此能散者也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孔子去齊接淅

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當可去也雖父母之國去之況於他乎此能遷者也

嚴陵方氏曰狎有近習意狎以迹而敬以心畏其威而愛其德非特言人之於賢當如是也又以見賢於人者能使人如是焉愛憎私情也善惡公義也情之所愛不必皆善故必知其爲惡情之所憎不必皆惡故必知其爲善

山陰陸氏曰狎而敬之則尊畏而愛之則親

馬氏曰狎則生侮必將之以敬畏則不親必輔之以愛四者並行則待賢之義具矣夫天下之是非善惡所以不明者蔽於人之憎愛不能狥理以察物也故曰公生明偏生暗好惡正則天下之是非瞭然而不惑矣積而能散者義之與比也

永嘉周氏曰天下之人莫不善也賢者先得乎其善者也

故其温良可親也其威嚴可畏也親之而不知敬則其流必易畏之而不知愛則其漸必疏狎而敬之而不失其尊畏而愛之而不失其親君子之親賢有如此者天下之蔽莫大乎私天下之明莫大乎公君子之於人也無私好無私惡惟能公於好惡故能不以一己之愛憎而易天下之善惡君子之至公有如此者凡人之所以厚積者必以爲己私分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爲度則不累乎物在人者猶在己也奚積而不能散乎凡人之所以居安者必以爲我所安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爲宅則不累其居在彼者猶在此也奚安而不能遷乎惟其能散也故散而不失其所積惟其能遷也故遷而不失其所安君子之無累有如此者東萊呂氏曰狎而敬之畏而愛之須將狎與敬作一字看畏與愛作一字看方見得親近賢者氣象愛而知其惡憎而

知其善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也大凡人胷中著一件所愛所憎非特不見其惡不見其善凡其所見却被人欲障礙並不見了君子純乎天理故是是非非兩不相奪李氏曰君子之親賢也狎以致其愛而以禮存心其尊賢也畏以致其敬而以仁存心無作好則知其惡無作惡則知其善是以能好人能惡人也聖人順性命之理則安其所安而不安其所不安者有不必遷也易曰介于石子曰知幾其神乎小人暗於善惡之積則安其所不安而不安其所安故於所不安有不知遷也易曰困于石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夫石物之安者也惟聖人則能介於所安而至於吉小人則困於所安而至於凶安之則同而安之者則異也故察其所安則君子小人見矣

新安朱氏曰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

衰惟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己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唯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廢彼也六句文意大同皆蒙賢者二字爲文言皆衆人所不能唯賢者乃能之耳舊註非是

王氏曰人之學莫急於與賢人處然親之而不敬則其漸必易畏之而不愛則其漸必疏易之疏之在賢者本無恤也而我何所得哉若是者其於賢者本無所見也人以爲賢吾從而賢之耳使有所見則必知所以可尊所以可親者矣從夫子者至於久而不去何也彼於聖人有所見也故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然則欲與賢者遊要必有所見廬陵胡氏曰魏徵云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知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謹春秋傳好不廢過惡不去善

長樂劉氏曰積而能散者積其學而能散之於政上也積其財而能散之於民次也積而不能散下矣安安而能遷者國雖安必防其危而遷其德善以除其危不可以安其安而弗遷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能遷之謂也

毛氏說見前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鄭氏曰毋苟得爲傷廉也毋苟免爲傷義也狠鬬也謂爭訟也求多謂傷平也質成也彼己俱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直正也己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

孔氏曰臨財苟得入己則傷廉隅難謂有寇讎謀害君父爲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救之狠謂小小鬬狠當引過歸

已不可求勝所分之物人皆貪欲望多入已故戒求多人多專固未知而爲已知故彼已俱疑勿得成言之也勿有勿謂己有此義也

藍田呂氏曰趨利避害人之情也雖君子亦然特主於義而不苟也義可得則受義不可得則不受則得不得有義矣義可免則免義不可免則不免則免不免有義矣君子所趨惟義而已何利害之擇哉很者與人爭者也君子無所爭犯而不校而已故不求勝也分者與人共者也如勞逸憂樂方與人共而獨求多焉是自私也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故不求多也多聞闕疑孔子之所許也疑而質之自欺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則寡尤矣可疑而不疑則道不信可直而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又曰于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然則直者直吾道而已吾何與乎故終日與人辯而不自有也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君子之於天下唯義理所在而已

永嘉周氏曰累於物者則臨財必求苟得累於身者則臨難必求苟免惟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於物忘我所以立道故不累於身內外無累故可以得而得無心於得非所謂苟得也可以免而免無心於免非所謂苟免也君子之所以自立有如此者今天下之所以好勝者爲其不能忘我而常處其弱則人之很者不求勝而天下莫能勝矣苟能遺物而常處其不足則人之分者不求多而天下莫能損矣苟持是於天下雖之蠻貊而必行入麋鹿而不亂君子之所以與人有如此者君子之知衆人之所以疑也衆人之曲君子之所以直也然而君子有同天下之志而無

善一己之心故致其大知以釋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質其所疑則天下疑矣推其大直以直其未直使天下之不直者直有其直則天下不直矣故不質其疑所以欲天下之皆致其知也不有其直所以欲天下之皆得其直也君子之善世有如此者凡此數者君子之所當務而衆人之所深戒也

馬氏曰曾子避越寇而子思獨不去衛以義所不得免也孟子受宋薛之贐而却齊之餽兼金義所不宜得也狠毋求勝君子所以懲忿也分毋求多君子所以安命也蓋剛而不輔以道則至於鬬而危其身矣此狠之所以不可求勝也自天子以達於公侯以至於士上下有職而尊卑有制不能安其所受而以辭卑疾貧爲志則至於犯分而戕義矣於行有疑以之行己則不智在理有疑以之授人則不忠此所以無敢質也王制曰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周禮曰聽賣儥以質劑蓋質者有決而正之之意也孟子曰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然則君子之所以直己而無枉者豈自以爲善而矜於世哉循理而適然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此所以直而不敢有也

山陰陸氏曰毋禁辭勿戒辭

李氏曰君子見得思義見危授命故臨財而不苟臨難而不避君子不以爲苟難然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故廉者重取勇者重死而君子不以爲苟易無難也無易也不苟而已矣故冉子爲子西請粟爲不可則原憲之辭粟君子亦未嘗可也以曾子寇至而去爲是則子思之不去君子亦未嘗以爲非是也表記曰義者天下之制也不忮故毋求

勝不求故毋求多不忮近仁不求近義

王氏子墨曰君子財有所當得難有所可免得其所當得天下不以爲貪免其所可免天下不以爲忮至於非所當得所可免君子毅然無難色蓋惟義所在故其處利害若此若懷苟得苟免之心則將何所不至曰苟云者在乎若可得可免之間自衆人觀之亦不爲無辭也然君子所爲豈直爲有議已者慮哉君子所以過人者以其容物也樂天也待小人以君子何所不容彼狠也而求勝之則隘矣得喪窮達之來我何往而不樂忘其分而過望之則戚矣是二者其患生於有我有我故與物爲敵必至於好勝有我則不知天必至於不安分貿實也學以疑故進事以疑故立蓋疑則問問則明疑則思思則得故君子以亡所疑爲能而以有所疑爲幸也事疑矣而自以爲實其能無咎乎直者順理之謂也世本無直名有不直而後直名立事上無隱忠與人無隱情理當然耳我何有哉不幸正直之士天下不多有有一人焉則相與咨嗟嘆息以爲難事而斯人亦且有自得之色以爲能人所不能爲固已淺矣而又坐悻悻以速禍者遂以直道爲不可行噫此豈直之罪哉罪在於有之耳使天下皆知爲理之當然而我無與焉尚復有不直者邪後世至有爲人臣者置君於惡而己安受其名獨何心哉

永嘉戴氏曰積而能散臨財毋苟得分無求多皆爲財利言也此人所甚病者故三言之天下之患莫大於苟可爲而止故苟者自恕之辭也毋苟免則於死生之際嚴矣夫人心不可有所求也有所求則經營必得而後止毋求勝求多則血氣有時而定矣此皆私欲之難制者學者能其

所當能毋爲其所不爲則幾於禮矣

費氏曰欲富不欲貧欲得不欲喪人之常情也臨財不嫌於得雖君子無異於衆人然苟得財者無所不爲而不思義之可不可則君子不爲也好生惡死好安惡危人之常情也臨難冀其或免雖君子無異於衆人然苟可免難者無所不爲而不顧義之可不可則君子不爲也若曰吾於財必不欲得於難必不欲免則是矯情行怪非中道也故毋苟得毋苟免中之見於臨利害者然也爭而必求己勝分而必求己多是徒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皆偏也故毋求勝毋求多中之見於處物我者然也事可疑而未決必持一說證而成之不已偏乎三代直道而行不直則道不見君子固無惡乎直然昭昭自表其直振而矜之以爲我所獨有而他人所無是亦私而已矣是亦偏而已矣有其善喪厥善此言善之不可有也不直固不可直而有之又不可故疑事毋質直而勿有此君子制行之適中者也

盧陵胡氏曰狠毋求勝懲忿也分毋求多平施也疑事毋質質正也事有可疑勿以臆決正之所謂闕疑直而勿有不以己直彰彼曲

新安朱氏曰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事彊辯不能如此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毛氏說見前敖不可長章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鄭氏曰言若欲爲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如尸視貌正如齊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禮從宜事不可常也晉

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使從俗謂牲幣之屬當從俗所出亦不可常也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

孔氏曰尸居神位坐必矜莊言人雖不爲尸當如尸之坐立之時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必須磬折屈身士虞禮云無尸者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是主人有聽法故鄭云磬且聽禮從宜謂棡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鄭引士匄見公羊襄十九年使謂臣爲君出聘之法朝聘皆有皮馬龜金竹箭辟帛之等有則致之土俗若無不可境外求物

清江劉氏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信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曾子之文記禮者取之非誤留若夫二字則全疵弗信以下一節

河南程氏曰坐如尸立如齊大要養其志也豈徒欲養氣乎哉

藍田呂氏曰禮者敬而已矣敬者禮之常也禮時爲大時者禮之變也坐如尸立如齊盡其敬也禮從宜使從俗適其時也體常盡變則禮達之天下周還而無窮也若夫者發語之端蓋舉禮之大旨而言之也莊氏云尸居而龍見居即坐也推是意也則坐容莊可知矣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必見其所祭者則立容端可知矣禮有不可行者必變而從宜如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之類使於他邦必從其俗故有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之禮

永嘉周氏曰君子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以飾外貌所以養其中也蓋其心肅者其貌必莊其意誠者其體必敬必

莊必敬然後可以爲尸故君子之坐如之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齊故君子之立如之當是時也其心寂然而無一物有孚顒若而無他慮是心也聖人之心也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其餘日月至焉至此心也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心也聖人常顏子久其餘暫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古之人何獨坐立然後如此無須臾之離終食之違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學者入德之要不可以不思也

永嘉戴氏曰此論起居動作之禮也古之君子其律己甚嚴而酬酢萬物不爲崖異怪僻之行故麻冕純儉夫子從衆魯人獵較夫子亦獵較彼之君子或異乎是視聽言動不爲非禮而好爲是異世驚俗之舉取惡於人甚以納侮是亦不明夫禮之故也儒行曰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

雖聖人亦不敢爲異以駭俗也夫人心所甚嚴者莫嚴於祭祀如尸如齊其嚴甚矣宜者義也禮與義俱禮不合宜是爲非禮之禮俗非流俗之謂風俗各有所尚故曰入國而問俗苟非俗之所安君子不以爲禮

王氏曰君子之所以然者凡以養其中也君子之學要在於存養耳非特坐立之際爲然若几杖之銘盤盂之戒出門如賓在輿有見無所不用其敬譬猶高其閈閎厚其垣墉則處乎室中者固泰然自若也而昧者不知啓戶以延盜乃始操戈以逐之禦其東而攻其西也復至惴惴然視外物如寇讎而以心累之何其惑也安得如顏子者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際以傳聖學於千載之後乎　又曰言禮者多失於拘攣故人病其難行正如法家守紙上語不求人情所在則動輒有礙而法始弊矣夫禮者天下萬世所

通行非止爲一槩設也使知時中之義務當其可而已則委巷之人皆可以爲禮故曰禮從宜禮不從宜夏裘而冬葛也使不從俗山魚鼈而澤鹿豕也而可乎

長樂陳氏曰記曰禮可以義起從宜之謂也又曰入國而問俗從俗之謂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毋輕議禮又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以誦詩之多不足以議禮與爲使則禮之與使其可不知變哉

廬陵胡氏曰禮從宜從時之宜使從俗役使人必從俗所便舊讀爲色吏反恐非

新安朱氏曰宜謂事之所宜若男女授受不親爲禮而祭與喪則相授器之類俗謂彼國之俗若魏李彪以吉服弔齊齊裴昭明以凶服弔魏蓋得此義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孔氏曰自此至往教一節總明人之所行皆當由禮故以禮爲目定親疏者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麤者爲親小功已下服精者爲疏故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也決嫌疑者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妾若服之則太重降之則有嫌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引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別同異者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明是非者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爲證

藍田呂氏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

絶於地爲祖父母齊衰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此所以
定親疏也嫂叔不通問嫂叔無服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
粱燕不以公卿爲賓以大夫爲賓此所以決嫌疑也已之
子與兄弟之子異矣引而進之同服齊衰期天子至於庶
人其貴賤異矣而父母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無貴賤
一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降服大
功尊同則不降此所以別同異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
文是也其義非也君子不行也其義是也其文非也君子
行也故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男女不授受禮也嫂
溺則援之以手此所以明是非也
馬氏曰喪期有遠近之殺宗廟有遷毀之制恩之隆者服
之三年而不以爲厚族之遠者殺於袒免而不以爲薄所
以因人情而定親疏也宗廟之儀迎牲而不迎尸燕飲之

禮寧夫爲獻主而以大夫爲賓所以斷君臣之疑男女非
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別男女之嫌凡
爲此者所以決嫌疑也夫同異是非之所以不明者以無
主於內也故曰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陳不可
欺以曲直又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有禮則有主
於內同異是非之際判然可辨矣故曰無節於內者觀物
弗之察矣
石林葉氏曰親疏位也嫌疑情也故言定言決同異事也
故言別是非理也故言明禮至於明則禮之達也
永嘉戴氏曰夫禮者定天下之邪正凡天下之事其疑以
而難明參差而不齊可否而莫之定者皆取證於禮非但
爲制禮言也其定於禮何也定於理而已矣
王氏子墨曰天下之事使其自有定分即禮矣又奚取必

於禮惟其在疑似之間人所易惑而不能處者於是一舉而斷之以禮而後天下定何也禮無心而人有情也方圓曲直固不假規矩繩墨者然毫釐之差非質之規矩繩墨則容有可欺者矣夫子作春秋褒貶之際斷然不易蓋作春秋者夫子也所以爲褒貶者非夫子也禮也後世之褒貶乃以意爲之宜其紛紛無定論

費氏曰樂統同禮辨異故禮主乎辨所以辨天下之理使之各得其當也夫物理各有攸當物理之自然也聖人制禮亦因其自然而辨之使不亂耳人不能無親疏理之自然也聖人制禮以定之而人處親疏之間無不得其當如五服之制有精麤重輕之類是也事不能無嫌疑理之自然也聖人制禮以決之而人處嫌疑之際無不得其當如男女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之類是也同異有自然之理聖人制禮以別之而同異判然得其當如車服器用之有等殺鼎俎籩豆之有奇耦之類是也是非有自然之理聖人制禮以明之而是非昭然得其當如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之類是也夫親疏嫌疑同異是非聖人之所爲也特因其理之所在而定之決之別之明之而已爾故曰禮者理也

長樂陳氏曰易曰陰疑於陽又曰爲其嫌於無陽燕義曰不以公卿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蓋兩物相似爲疑以此兼彼爲嫌

禮記集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二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鄭氏曰不妄說人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辭費爲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好狎爲傷敬孔氏曰禮動不虛若說人之德則爵之問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爲人當言行相副有言無行爲辭費禮者所以辨尊卑別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禮不踰越節度也不侵侮者禮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戒之不得侵犯侮慢於人也賢者當狎而敬之若直近而習之不加於敬則是好狎

藍田呂氏曰妄說人者說之不以道也辭費者情不直也踰節則長幼貴賤親疏亂矣啓侵之道也好狎則親暱慢易之心生矣啓侮之道也儉者自約而不侵人恭者自下

而不侮人故君子之恭儉不侵侮於人人無侵侮之者所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予亦欲無加諸人也三者不除則行不脩

長樂劉氏曰五常之道同本乎性待禮然後著而不可挾之以七情也挾之以情者則是以禮妄說於人也辭費而輕義也踰節以縱欲也侵侮以慢人也狎玩以喪德也情作於心斯賊其性五常之道由之以亡則禮失其本枝葉昌從而生

永嘉周氏曰禮者正而已矣妄說人非正也辭費非正也何也今人之所以妄說人者不有求於人必欲逭己責也人之所以辭費者不有矜己能必欲辭己過也君子無求而安於命不矜而過必改說以其道者正說也辭取其達者正辭也禮者分而已矣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不知上之分也侵侮者失人不知人之分也好狎者失己不知己之分也君子明禮而知分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與人不爭處己必敬其所以作事可法容止可觀而爲萬夫之望者也

廬陵胡氏曰禮不妄說人惡容說也不辭費禮雖不可輕費妄用亦不可以煩費爲辭貴於合禮說文云辭不受也新安朱氏曰禮有常度不爲佞媚以求說於人也不辭費辭達則止不貴於多不好狎狎謂親褻

毛氏 信卿 曰禮不能不說人特不妄說耳禮不能無辭但不費辭耳說之以道何惡於說辭達而已何惡於辭

石林葉氏曰說人不以其道則其言多而煩也故不安說人則無辭費處非其分則終必至於凌物也故不踰節則無狎侮於人無狎侮於人故能脩身無辭費故能踐言踐

言而行之則行可久言可道此禮之本所以立也

金華應氏曰不妄說人不辭費所以養其正大簡易之心也不踰節所以致其審謹密察之功也不侵侮不好狎所以持其莊敬純實之誠也

馬氏曰辭者達意而已非君子之所尚也費則過辭而傷於信矣禮所以有節者以其不敢過也故喪非不能極隆而終於三年者爲其不敢過哀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者爲其不敢過樂也凡爲此者皆所以不踰節

金華邵氏曰禮所以防人之情妄以說人則與情俱靡矣禮不可以菲廢有費而辭則以菲廢禮矣東坡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也或貴於多而大或貴於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以爲不費於言辭豈經意乎踰節不已則至於僭上逼下侵侮不已則至於紛爭鬬辨好狎不已則至褻瀆慢忽禮皆在所禁焉

永嘉戴氏曰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禮者節文之謂也故禮亦謂之節猶規矩防閑不可越也書曰德盛不狎侮故狎侮人者皆德薄者也數侵侮人而好與人狎不特失人必且失已其爲無禮也大矣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鄭氏曰踐履也言履而行之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禮爲之文飾耳

孔氏曰凡爲禮之法皆以忠信仁義爲本禮以爲文飾行脩者忠信之行脩言道者言合於仁義之道則可與禮爲

本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善行以脩身踐言爲之本其行禮也以行脩言道爲之本以是爲質則所見於外者皆文也長樂劉氏曰敬用乎五事所以脩身也允蹈乎五常所以踐言也是禮有其本可謂善行矣行以此脩則言協於道禮之體質於是成矣

永嘉周氏曰人不可以不爲善也雖小善而必爲然後能爲大善舜之所以爲舜者以其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從之莫能禦也然則如之何斯可以爲善矣曰脩身也踐言也脩身者必敬踐言者必忠忠與敬者爲善之大端入德之要也故謂之善行行篤敬則行脩矣言忠信則言道矣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行脩言道所以爲禮之質也苟無其質雖習於曲禮威儀之多君子不謂之知禮

金華應氏曰曲禮三千以敬爲首然容貌辭氣雖持敬之所先而脩身踐言謂之善行尤爲禮之所本故自安民而下歷陳夫長敖從欲志滿樂極之戒與夫事賢交衆持己接物之道凡皆所以脩身善行而不欲從事於空言焉是所以爲禮之質也不反之於質而徒區區於繁文末節之間亦外焉而已

嚴陵方氏曰禮之文則見乎事禮之質則存乎人言行存乎人者也故曰禮之質也樂記又以中正無邪爲禮之質者蓋惟行脩言道乃能中正無邪曲禮言其始樂記言其終所以爲質則一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鄭氏曰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

來學不往教尊道藝

橫渠張氏曰行脩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狗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藍田呂氏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學者之道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教者之道也取猶致也致於人者我爲人所致而教之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己在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猶言勞心者治人乃我治其人勞力者治於人乃我爲人所治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致人以教己非誠有志於學也學而非誠則教亦無益此其所以不可也古者友不可以有挾也況於師乎雖天子不召師況於學者乎

永嘉周氏曰君子有財以給天下之求有道以應天下之問其心必欲無一夫之不獲其所而天下之人皆至於道聖人在上則行其道聖人在下則懷其志故堯舜所以猶病於博施濟衆而孔子乃於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豈取人而往教所得周哉若取人則失己往教則枉道聖人中道而立使天下之人皆得取於我而來學以求王焉則己立而給不暇道大而應無方然後天下之人皆得與被其澤

長樂陳氏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所以勉其學者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所以戒其教者

馬氏曰夫規矩準繩之所以爲平者謂夫物以爲揆而不揆乎物也君子正己爲法於後世亦猶規矩準繩而已故曰天下有道以道狥身天下無道以身狥道未聞以道狥乎人也取人而不取於人則所謂狥乎人者也孟子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君子所以不往

敎者非矜奮以自高也其禮然也

廬陵胡氏曰取於人以身下人也舜取於人以爲善是也

取人謂屈人從己齊王欲見孟子而使之朝是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敎漢孫寶荅張忠云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敎道不可詘是也

新安朱氏曰此雖兩節其實互明一事也取於人者童蒙求我朋自遠來也取人者好爲人師我求童蒙也禮有取於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往敎也

永嘉戴氏曰夫取者非取諸人爲善之取蓋可以取可以無取之意也夫物所以將禮因物之不至而失禮者有之故行禮者使人取於我不當使我取於人禮雖自卑而尊人然師嚴然後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學者當致敬盡禮潔己以求進毋寧敎者畢辭悅色俯首以求售其說

也禮不聞往敎在己者若過高不聞取人在己者無所利故禮之所以爲可貴也

王氏子墨曰取於人不聞取人爲有餘者言也聞來學不聞往敎爲不足者言也道者天下之所共而欲爲君子者人心所同有餘者敎人是以道自私而不與天下同爲君子也不足者不肯尊師是自遠於道而不以君子待其身也二者之失宜若不足者之所急而非有餘者之患然使己爲君子而使衆人不與焉其用心果安在哉亦有道所不取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敎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鄭氏曰分辯皆別也

藍田呂氏曰道德仁義所以成己也教訓正俗所以成人也分爭辨訟所以決疑事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所以正大倫也皆有待於禮者也兼天下而體之之謂仁理之所當然之謂義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有仁義於己之謂德節文乎仁義之謂禮仁義道德皆其性之所固有本於是而行之雖不中不遠矣然無節無文則過與不及害之以至於道之不明且不行此所以非禮不成也先王制禮教民之中而已教不本於禮則設之不當設之不當則所以教者不備矣教訓正俗其義皆教也立教之謂教訓說理義之謂訓皆所以正風俗之不正故曰非禮不備也理有可否則爭情有曲直則訟惟禮爲能決之蓋分爭者合於禮則可不合於禮則不可辨訟者有禮則直無禮則不直故曰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人之大倫由禮而後定也故冠昏喪祭射鄉朝聘所以明者人倫而已故曰非禮不定

長樂劉氏曰古者聖王用其中以建天下之中者未始不由於道者也故仁也義也知也信也雖有其理而無定形附於行事而後著者也惟禮也同出於中同根於性而事爲之物物爲之名有數有度有文有質或吉或凶或軍或賓或嘉咸有等降上下之制以載乎五常之道適於民心致其中和者也然則五常之道同本乎性待禮之行然後四者附之以爲著此禮之所以爲大而百行資之以成其德焉其能配天地動鬼神厚人倫成教化也不亦宜乎

石林葉氏曰道德有禮所以體之仁義有禮所以節之禮自其末推及於其本則始於道德自其顯推至於其幽則終於鬼神

四明沈氏曰道德仁義混然無偏倚之謂成楊墨之仁義去道德而言之也老子之道德去仁義而言之也二者皆有弊以執一偏不知禮也道德仁義理一而名二體同而用殊各行於其所當行而不偏於一曲非禮不能也

馬氏曰周之盛時民之祭祀喪紀冠昏飲射皆董於鄉閭之吏動作起居無一日而不在於禮此教訓正俗所以待禮而備也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此分爭辨訟所以待禮而決也君臣上下主於義而不可以無分則夷而終於亂父子兄弟出於恩而不可以無敬無敬則瀆而至於離此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所據依不假事而見故學者始乎禮成乎禮何也五常之道惟禮有永嘉戴氏曰學者當以執禮爲先執禮則存敬存敬則非僻之心不入由是而之焉可與爲善矣風俗不易正也將欲教訓而整齊之非刑政所能及也使天下各安其分則風俗正矣備之爲言無一不順之謂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典禮者折獄之道也獄之所以不決者由其無以服人心也決爭訟而一於禮則人心服矣其功可至於無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雖有自然之分然輕重厚薄必定於禮此禮之功所以與天地並也

王氏子墨曰夫禮者所以節文乎仁義之實始於人心惻隱羞惡之間赤子愛親敬兄之際本與生俱生之物率而行之固無非道存而有之固無非德然人之得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之小異苟無禮以節文之則或過或不及將有發而不中節者不足以爲仁義道德之至矣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授人以己之所知所能之謂

教訓說義理使人之昭明之謂訓君子之教訓凡以正俗也俗之不正自夫民情之無節喜怒哀樂之縱恣視聽言動之無所防制者始惟有禮以節之則邪止於未形而百善自此生百不善自此熄教訓之要具足於禮無有餘事故曰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凡人意氣相凌而不相下則有爭有訟爭訟者起於人之不能各以禮自持也今欲分其爭辨其訟亦在乎斷之以禮而已禮一明而曲直之情判故曰分爭辨訟非禮不決自天地定位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大倫已存於其間而生民之初巢居穴處未有宮室棟宇之制衣鳥獸之皮未有冠冕服章之文茹毛飲血未有簠簋籩豆之數林然羣居未有拜起坐立之節聖人因其自然之分制為尊卑貴賤長幼之禮寓於宮室衣服飲食拜起坐立之間以正君臣以辨上下以別父子以序

兄弟於是人之大倫始昭然明白而不可亂故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濂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鄭氏曰宦仕也班次也涖臨也莊敬也

孔氏曰左傳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官也朝朝廷也次謂司士正朝儀之位次也治軍謂師旅卒伍各正其部分也涖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掌行法謂司寇士師明刑法昔用禮威嚴乃行周禮都宗人禱祠鄭註云祠謂報賽又小宗伯註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　熊氏曰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非禮不親祭祀者國家常禮牲幣之屬以供給鬼神惟有禮乃能誠敬

藍田呂氏曰官學事師學者之事也班朝治軍涖官行法仕者之事也禱祠祭祀供給鬼神交神明之事也皆有待於禮者也官家臣也雜記云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蓋仕爲家臣而未外諸公蓋亦學爲仕者也故宦者學爲仕之稱也學者學道藝者也二者之學皆有師師弟子之分不正則學之意不誠學之意不誠則師弟子之情不親而教不行故曰非禮不親班朝者正朝位也治軍者齊軍政也涖官行法者臨官府以行法令也三者皆仕者所以治衆也禮明乎尊卑上下之別則分無不守令無不從此所以非禮威嚴不行也禱祠祭祀則郊社宗廟之常祀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所以供給鬼神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禮者敬而已無敬則不誠故曰非禮不誠不莊

東萊呂氏曰此通前段只是一禮字孝經只是一孝字凡事皆歸之孝此類須參求其所以然

李氏曰於官學事師也有以治其內故曰非禮不親於班朝治軍涖官行法也有以治其外故曰非禮威嚴不行於禱祠則禮者所以成內而成外也故曰非禮不誠不莊

永嘉戴氏曰夫禮主於分分主於嚴疑非所以爲親也然粲然有文以相接而情意交通乃其所以爲親也抑則不敬不敬則乖戾隨之矣故曰非禮不親夫厲威嚴以服人者在法令法令不從則在刑戮今而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何也夫人之所以畏者非死也惟有以回復其心使人知自畏而已矣上下嚴整肅然皆有敬心故雖董之以文辭而人知懼上下偷惰傲然皆有慢心雖刀鋸鼎鑊人何畏焉漢儀略就禁止喧譁晉軍有禮戰勝可用其麤者猶且若是而況斯民瞻其顏色望其容貌而

敢生慢易者乎禱祀祭祀謂行禮之時也供給鬼神謂祭祀之物也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鄭氏曰撙猶趨也

孔氏曰君子有德有爵者之通稱王肅云君上位子下民何脩云在貌爲恭在心爲敬節法度也言恒趨於法度應進而遷曰退應受而推曰讓自道德仁義以下皆須禮以成故君子之身行恭敬趨法度乃退讓之事以明禮也

橫渠張氏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藍田呂氏曰禮者敬而已矣君子恭敬所以明禮之實也禮節文乎仁義者也君子撙節所以明禮之文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君子退遜所以明禮之用也

東萊呂氏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字字親切指示須當留意

馬氏曰禮者即事之治也有其事必有其治君子知禮不可一日而廢也故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之義使天下之人曉然知禮之意循而行之蓋禮之不明道之不行常出於在上者太高而不中雖善而無徵故東晉之士以爲禮不爲君子設遂放棄而不用指法度爲拘俗之士然則禮何由而明道何由而行哉

廬陵胡氏曰鄭氏云撙趨也有自抑之意柳公綽撙節用度無量云撙奢靡

王氏子墨曰自道德仁義以下皆不可無禮故君子之道明禮爲先而禮之大本有三一曰敬一念之頃無不敬也二曰節品節之使之中節也三曰遜自卑而尊人也禮之

苟明則內之脩身外之治人幽之交神明者無不得其當而天下以治君民以安禮之不明則內之脩身外之治人幽之交於神明者無不失其當而天下以亂君臣以危故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鄭氏曰聚猶共也鹿牝曰麀

孔氏曰山海經云猩猩人面豕身能言語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鸚鵡是羽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本獸今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

小禽私之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周禮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藍田呂氏曰人之血氣嗜慾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耳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萬物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之同然而制爲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慾怠敖滅之無辨是果於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

長樂陳氏曰禽獸有知而無義有知故能言無義故未嘗有禮人則有知有義有知而無義不亦禽獸之心乎樂記曰作爲鞉鼓控楬則作者爲之始爲者作之繼也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之行脩言道其大有以同天地之節其極

有以合天地之化豈特使自別於禽獸哉然則自別於禽獸者衆人而已於明禮言君子於爲禮言聖人與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同意

馬氏曰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人於禽獸其省象性識固有間矣而曰幾希者在去存之間爾故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此聖人所以作爲禮以教人使知獨貴於萬物而不失其良心也

永嘉戴氏曰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之際甚可畏也夫人爲物最靈聖人待人至重也而聖賢之論至曰與禽獸奚擇焉甚者至以爲禽獸之不如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聖賢之論迫矣學者可不知自畏耶民生之初其與禽獸等耳及其自知

貴重自別異於禽獸者蓋聖人制禮之功也不然則與庶類同一嗜慾而已同一鬬爭而已夫篤厚以崇禮其功至於參天地育萬物禮之不行其禍乃至於與禽獸並善惡相絶如此學者兢兢自持猶懼不免而況肆然無忌憚乎新安朱氏曰陸農師點聖人作是一句爲禮以教人是一句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鄭氏曰太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其次三王之世禮始興焉

孔氏曰自此至不懾一節明世變道殊所貴有異雖負販者必須有禮皇是三皇帝是五帝不云皇帝者鄭恐是一事不分故外帝於皇上禮運注亦謂大道行爲五帝時其

時猶淳厚不尚往來之禮所貴者在於有德德主務施但施而不希其反也三王之世施則望報務猶事也以爲常事故其禮主尚往來

藍田呂氏曰太上者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之時也其治也文不勝質務存其實直情徑行無所事於禮故禮有不荅而人不非也後聖有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由是交際之道興焉

長樂劉氏曰太上者至極之稱猶言大備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自得而已奪之不以爲損予之不以爲益愛之不自以爲仁利之不自以爲義所謂不知有之者也其次奪之知損予之知益愛之爲仁利之爲義所謂親之譽之者也故施則必報是以不可無禮也自禮記左氏老子凡所言太上者皆若此繫其人不繫其時

馬氏曰禮之設所以緣人情也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又曰禮得其報則樂聖人因人情之所樂制爲往來之禮所以使天下之人豐豐而不倦也夫獻而必有酬酬而必有酢此往來之禮見於燕飲也主人出迎則客固辭客就東階則主人固辭此往來之禮見於際接也服之三年者其報必期服之期者報亦如之此往來之禮見於喪紀也其往而不來來而不往則禮失其報而爲禮者有時而怠矣

王氏安石曰貴德之世人以德爲當然而不知其爲德故恩怨之心不生相與羣於天地間者蓋澹如也何其至哉迨夫後世人知爲德而出於有心故以施報爲美事一往一來禮之所在宜不能忘懷也及其衰則情文之繁而忠信之薄廉於責己而重於責人一拜一言之不酬而怨有不可弭者甚者且施於君臣之際而以國士衆人二其心

又甚則父子之間一借耰鋤而慮有德色其不可解於心者且若是況相望於等夷之人乎蓋嘗謂禮之本意使人恩怨之心可銷而太上之風可還也魚以泉涸而相與處於陸相濡以沫曾不若相忘於江湖夫處緩急而知相噓濡亦可謂有情矣然有一不以濕沫相沾丐雖不能言其中獨無憾乎處江湖而相忘處陸則招濡噓夫豈不善要不若江湖之無事故與其有恩怨之心而爲世俗之紛紛孰若姑務自盡而求如太上之相忘哉明乎此則知所謂施報者禮也向之所謂貴德者亦禮也尚安有衰世之事

山陰陸氏曰施報者往來之情往來者施報之迹方其仁義之施報則存乎情及禮之往來則見乎迹

永嘉戴氏曰昔人有厭世多事而爲之說曰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嗟夫使民不相往來相忘於無事豈不大善而人情決無不相往來之理凡人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既悔且吝故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聖人有憂之以爲上古之時其民施而不望報中古之時有施斯有報矣施而不報禍之所由起也於是制禮以文之使民知有往來柔伏天下好爭之心於跪拜俯伏辭遜唯諾之間人不知其爲功也聖人制禮之意固爲夫多事者設也而曰禮所以爲多事是亦不察於制禮之本矣以此坊民猶有一言之不酬一拜之不荅而兩國爲之暴骨者況絶滅禮樂置天下於無事乎一日無禮天下之事始不勝其繁矣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

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鄭氏曰貢賕者尤輕佻志利宜若無禮然懾猶怯惑

孔氏曰貧者好怯惑畏人使心志不遂知禮者則持禮而行之故志不懾怯

橫渠張氏曰學禮學者之盡也未有不須禮以成者也學之大於此終身焉雖德性亦待此而長惟禮乃是實事舍此皆悠悠聖庸共由此途成聖人不越乎禮進庸人莫切乎禮是透上透下之事也

東萊呂氏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古人見得分明如此藍田呂氏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其強足以凌弱其衆足以暴寡然其羣而不亂或守死而不變者畏禮而不敢犯也人君居百姓之上惟所令而莫之違者恃禮以爲治也一人有禮衆思敬之有不安乎一人無禮衆思伐之有不危乎此所以繫人之安危而不可不學者富貴者人之所共敬者也貧賤者人之所共慢者也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貢賕之至賤猶不敢慢而必有所尊況人之所共敬者乎古之君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苟無禮以節於內則外物之輕重足以移其常心矣故富貴者知其所當敬則不驕不淫貧賤者知其所自敬則志不懾

永嘉戴氏曰安危之機生死之本也有禮則安安則生矣無禮則危危不足言也死將至矣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生斯人也一日無禮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禮以卑爲主以恭爲本有自是之心者不可以語禮有自大之心者不能以行禮故禮者所以柔伏其佼大之意而習爲退遜謙下之道故有禮之人其容肅然以正其氣粹然以和望其顏色而知其人之可親也其容狠其氣暴望其顏色而生慢

易之心者必其無禮之人也富貴之失禮以驕貧賤之失禮以諂驕者失於亢諂者失於卑其爲失禮一也

馬氏曰孟子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常人之所先而聖人以爲後衆人之所緩而智者以爲急蓋知治亂之原而審乎安危之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無禮者所謂幸而免也先王之禮如此其急甚可以不學乎禮之自卑而尊人者所以息暴亂之禍止邪於未形者也貧賤者庶人之賤禮之所略者也王道之行猶知有尊尊長長之義況富貴禮之所自出其可以不知禮乎夫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懾怯者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爲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

嚴陵方氏曰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而禮以地制故自卑而尊人也貧者惟以力爲事賤者惟以利爲事以力爲事者猶有所尊而況所當好德者乎以利爲事者猶有所尊而況所當貴義者乎富貴之人則所當貴義而好德也富貴則易亢而失於驕淫貧賤則易折而失於志懾富貴而知好禮則志不懾者以禮能有所立故也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者以禮能有所立故也

廣安游氏曰禮有屈有伸不專主於自卑然禮之行所謂謙也讓也恭也和也如此之類皆本於自卑而後能成則夫禮者要本於自卑而爲主君子之爲善必役於善而後可故恭儉所以求役於仁信讓自卑者所以求役於禮古之君子其志於善剛果自力蓋如此也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君子爲善有降焉有躋焉方其始也自屈降以求

役於善及其久也其見益明其道益尊所謂躋也世之小人剛強頑悍不肯自屈於人不肯自役於善終歸於愚而已鄭說貧賤者輕佻志利宜若無禮此說非也堯舜三代之世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夫貧賤者亦皆孝弟之人非若後世貧賤者之鄙暴也所謂貧賤之人當勞役之際宜若簡於禮而從其所安今也猶必有所尊焉長者先而少者後老者輕而壯者重若此者所謂必有尊也貧賤於道塗猶爾況雍容於廟堂之上而不爲禮哉故夫富貴之人則可以行禮之地則可以爲禮之地也若樂於傲樂於縱樂於自尊則貧賤之不若矣

王氏子墨曰夫貧賤者豈素學禮者知有所尊則禮非人性所有而人情之所安者乎在易之大壯曰君子以非禮弗履夫人而有禮其何壯如之故在貧賤則不懾在富貴

則不驕不淫而物所不能屈也貧賤富貴本無二事以爲貧賤則志必懾以爲富貴則必驕必淫是惑於人欲而不知天理之所在故也好禮則在我者皆天理耳又孰爲貧賤富貴也哉古之聖賢所以處窮達得喪之際優游閒暇一無足以動其心者蓋由其所好如此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世未有知味而不好者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鄭氏曰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有室有妻也妻稱室艾老也指使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老而傳謂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耄惛忘也春秋傳曰老將知老及之悼憐愛也

愛幼而尊老故不加刑期猶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而已

孔氏曰自此至以其制爲一節明人幼而從學至於成德終始之行皆遵禮制冠禮云棄爾幼志是十九以前爲幼二十成人雖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至二十九通名弱冠三十而立血氣已定故曰壯也妻居室中故呼妻爲室不云妻而云室者含妾媵事類爲廣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三十九以前通曰壯壯久則強故四十曰強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二則氣力強也四十九以前通曰強年至五十血氣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五十是知天命之年堪爲大夫服事也大夫得專事其官政六十至老之境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也七十其

老已全則傳徙家事付委子孫鄭謂宗子父者以經言傳者上受父祖之事下傳子孫子孫之所傳家事祭事爲重若非宗子無由傳之但七十之時祭祀猶親爲之其視濯既則子孫若至八十祭亦不爲故王制云齊喪之事不及也庶子乃授家事於子非相傳之事故鄭知非庶子也老者僻謬也人或八十而老或九十而老故並言二時也幼未有識慮則可憐愛老已耄則可尊敬雖有罪而同不加其刑辟也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惷愚百歲則人子當用心求親之意而盡養道也

河南程氏曰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

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備舉自幼至老每十年一變之節也未十年非不學也能食教以右手能言教以唯俞六年教數與方名七年教之男女之別八年教之長幼之序九年教之數日然未就外傅但因事而教之未足以名之學至十年可以從弟子之職出就外傅乃所謂學也二十始成人則可以勝衣冠故命之以冠既冠始學禮猶以其弱而未可用也故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曰壯血氣定矣故可以有室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故室家者夫婦之稱也其壯雖可以給政役其材猶未足以備任用故博學無方孫友視志而已四十曰強強則材成矣材成者志慮定則謀事審氣力完則任事果始可爲士以事人也其謀事審矣故可以出謀發慮其任事果矣故道合則服從不可則退至五十養於其心者已熟閱於義理者已多可謂成德更事之人矣故可以命爲大夫也古者四十始命之仕五十始命之服官政仕者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者也服官政者爲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者也材可用則使之仕德成則命爲大夫非無蚤成夙知之才也蓋養天下之才至於成就而後用則收功博如不待其成而用之所謂賊夫人之子以政學者也害莫大焉六十曰耆指使之稱又曰上帝耆之稽久則將入於老故六十稱耆筋力既衰不足以任勞事可以使人而不可以使於人也故六十不與服戎不可以從司馬之政也不親學不可以執弟子之職也七十則筋力倦矣聰明衰矣外則致王事於君內則傳家事於子不可與事者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悼者幼而

知未及二者雖有罪而情不出於故故不加刑焉百年者
飲食居處動作無所不待於養
嚴陵方氏曰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耦之數陰陽生成
之理每至於是則必更焉人也者受天地之形孕陰陽之
氣者也孰能逃其數而逆其理哉故其生每於十年則必
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也若幼與弱之類則名之異
矣若學與冠之類則事之異矣幼者壯之對弱者強之對
耆與耄皆老也而止以七十爲老蓋耆雖向乎老而未足
以老名之也耄則過乎老而老不足以名之矣期頤者蓋
人生以百年爲期由是而上則過乎人之所期矣由是而
下則不及人之所期矣故必百年以期名之人之所期者
終於此而已則養生之道可以不盡之乎故爲頤之時頤
者養也

馬氏曰自幼弱壯強至於艾者言血氣智慮之變也自耆
老至於耄期者言齒之逾久也自學至於傳者言其步也
蓋人血氣智慮率十年而加益血氣智慮既加益矣則所
學者宜愈深所任者宜愈大故仲尼十五而志于學以至
七十而從心亦十年而進蓋成德之序也詩曰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之君子所
以求舊臣而貴老成者以其德備而多聞也艾之爲物久
而後可以療疾五十曰艾者以其舊德可以爲大夫服官
政而治人也自幼學而至五十道固已具矣加之十年則
可以爲大臣矣中庸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周之冢宰
卿一人而下中大夫上中下士之屬可謂盛任使矣蓋惟
大臣可以指事使人齒至於耆則可以爲大臣矣夫勞我
以生佚我以老天之道也君子之仕至於七十可以致仕

而傳於人矣學至於此其遺言餘行可以爲法而傳於後世矣故曰老而傳自老至於期老之極無預於事矣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所以致養也然而三十而有室非必三十而後娶以昏姻之期不可過是過是則爲失時四十而仕非必四十而後仕以學而至於四十足以仕矣不足以仕則爲不學傳曰貴老爲其近於親慈幼爲其近於子悼耄之不加刑者此也

永嘉戴氏曰聖人制禮以律天下以節人心使人血氣充實志意堅強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每十年爲一節而人心有定嚮矣二十血氣猶未定然趨向善惡判於此矣故責以成人之禮焉三十有室不至於過而失節亦不至於曠而失時此古人所以筋力之盛壽命之長也四十志氣堅定強立

不反不奪於利害不怵於禍福可以出仕矣自此以往三十年宣勞於國非若後世強者有時不用少與老者並用至於怠惰廢弛而莫之能振也人至於五十更歷世變諳知人情亦既熟矣艾之爲言有老練精緻之意焉若此而服官政則明習故事詳審和緩不至於擾民生事矣年至六十幾於老矣者之爲言有老成可敬之意於斯時也有指畫之勞而無奔走服事之役七十謂之老於此而猶與事接是不知止也然人方其血氣之盛猶有所業也及其既衰則顧戀不忍去雖家事亦然而況於國事乎此聖人所以戒之在得也耄者敬而安之悼者矜而懷之解后有罪非其故也禮經養老之禮鄉飲酒之義至九十而止獨曲禮曰百年曰期頤王制曰問百年者就見之壽至百年此亦絶無而僅有也自養之外無他望焉孟子曰老者衣

帛食肉蓋人自五十而下其衣帛食肉者亦罕矣天地之生物也有限少者不奪其養則老者有所養矣三代之上而天子諸侯養之下而其家能養之孝弟之風安得不行於天下此天下所以易治也

廣安游氏曰先王之時皇極明於上治法立於下當此之時天下之治有定體而血氣之所存有常數假以政事言之仕之事則四十而強者之所能任也大夫之事則五十而艾者之所能任也蓋當時之政有定體故可以凡人血氣之常數而參焉後世皇極不明於上治法不立於下天下之治無定體無定體則無所主治之劇易視其人智力之所及而爲之而天下始從事於奇功矣古之人老如呂望然後可以屬之以鷹揚之舉少如顏回然後可以屬之以四代之禮樂苟人而不能皆呂望顏回也則當爲有常之法以待天下可常之人書曰繼自今立政立事其惟克用常人此之謂也夫必壯且強而使之從政而老必使之致事皆所以因乎血氣之常數亦不得循乎其常天下爭爲奇功而政益亂人爭爲奇才而才益衰此則後世不明乎先王之故而然也後之王者苟能明皇極而立定體因定體而循常數則治道不患乎無序人才不患乎無成雖然去古已遠孰能復其故哉

毛氏信卿曰人生一世間其少壯蓋無幾也自事言之則至於指使人矣復何所爲乎自道觀之則自始至終未沒之前皆行道之日也豈獨學而仕服官政而已乎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也已蓋人不可不急於道如此使其知道顏子不爲天使不

知道彭聃不爲壽吾夫子自志學積而至於從心豈以至是而可以已也又豈以其間固自有限節而不可遽也蓋一日生則有一日事道無窮盡而意亦無窮盡不如是不足以爲夫子尚安知老之將至也哉故嘗謂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此爲善學孔子者而所貴乎人生者亦必不苟焉可也不然則曰少壯云者特血氣耳耆艾者特年齡耳翫歲愒日終與草木俱腐亦奚益哉宜君子之所不論若夫訓詁則有鄭氏之說在

李氏曰學者人道之始冠者人道之成有室者人道之備

長樂劉氏曰三十曰壯有室者血氣始壯可以有室家也元氣生於子左行三十至巳爲男右行二十至巳爲女陰陽之氣交合於此大衍之數是也所以男女合昏焉

盧陵胡氏曰北史熊安引古說堯年耆艾仲父年艾皆註

云七十曰艾義與此違然魯頌云俾爾耆而艾則耆艾老之通稱

長樂陳氏曰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則非必十年然後學也顏回未四十孔子使之仕則非必四十而後仕也冠禮曰棄爾幼志是幼之稱非特施於百年也禮之所言特其大致而已周官司刺赦幼弱赦老老蓋幼而非弱老而非老皆所不赦此所以至於悼老老然後不加刑也司屬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坐與此同意

新安朱氏曰期當音居宜反論語期可已矣與朞字同周匝之義也期謂百年已周頤謂當養而已期如上句幼弱老悼等字頤如上句學冠不刑等字　又曰陸農師點人

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下倣此亦有理

禮記集說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三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鄭氏曰大夫七十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老夫老人稱也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於其國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鄰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荅之制法度孔氏曰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田里也致是與人明朝廷有賢代己白虎通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懸車示不用也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也君若許其罷職必辭謝云在朝日久劬勞歲積

是許其致事也今不得聽是其有德尚壯則必賜之几杖若本國巡行役事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適四方謂遠聘異國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然此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互見也自稱爲老夫者明君貪賢之故而老臣猶在其朝也於其國謂自與其君言也越國猶他國也若他國來問己國君之政君雖已達其事猶宜問於老賢則稱國之舊制以對他國之問也　熊氏曰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

清江劉氏曰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事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有几杖安車之賜所以致留之也君雖弱之臣曰

不可貪人之榮不可恩人之朝不可塞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強爲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事之義也是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爲不惑也不五十不爵爲知命也不七十不致事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知命故可以受大寵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敎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爲道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爲己也非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

藍田呂氏曰致事者致其所爲臣之事於其君也有以道去其君而致事者孟子致爲臣而歸是也有以喪而致事

者如閔子要經而服事已而曰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是也有以老而致事者大夫七十而致事是也致事者退而家居士相見禮所謂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是也君子難進而易退故七十而致事賢君優老而尚賢則有不得謝者矣既不許其去則不責筋力以爲禮也賜之几杖則雖在君前亦授之詩云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是也雖見君亦杖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是也老夫長老者之稱也衛石碏告陳曰老夫耄矣無能爲也與他國士大夫言也晉荀瑩謂荀偃士匄曰率率老夫以至於此與己國士大夫言也大夫老不得謝與他國士大夫言則稱老夫所以優之也與己國士大夫言則稱名父母之邦不敢以尊老自居也石碏荀瑩雖皆列國之大夫未知其老而得謝與否也若皆不得謝者則

碏可稱而瑩不當稱也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下大夫自名此對君之稱非此比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者多識乎國之故事而典刑之所由出也越國而問則舉國之故事以對之所謂謀於黃髮則罔所愆馬氏曰七十而致事順天理也位至大夫君之所賢也天下之達尊三大夫兼而有之者也爲君者得不致其愛敬乎於其致事而去必有以勞之於其留而自輔也必有以養之凡杖婦人安車者所以養安其氣體不敢勞以事也所以見尚齒貴爵尊德之義不嫌其爲倨也故當其爲師則弗臣而不嫌其僭君於其冠則見兄拜之而不嫌其不弟蓋義有所伸雖自尊而不爲泰也然於其國猶曰自名者所以尊君也夫天子巡守先見百年者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古之人咨於元老如此其敬以其賢而

多聞也則宜有越國而問之矣必告之以其制者蓋制出於先王而非先王者無法故告之以其制也

永嘉戴氏曰據本文此專爲在官者言也凡養老仕謂之國老不仕謂之庶老先王時國老之禮尤厚七十致事大夫之常禮也賜之几杖人君之優恩也行役以婦人何也八十非人不煖七十之老而有行役則道途之不易固有以安其身也小車坐而乘之雖行步稍緩而四體安矣自稱老夫謂適四方言也故下文曰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謂我問鄰國非鄰國來問也問人於他邦必告之以其制懼使人之不明舊典禮經則國爲無人也古之時人君待老者之禮甚厚老人所以自待者亦不輕故人君有所尊敬國人有所矜式四方有所瞻仰天下安得而不治乎

廬陵胡氏曰賜几杖如漢元朔中賜淮南王菑川王是也乘安車如漢起魯申公是也安車則駕一馬而坐乘漢制然也然漢時非安車亦有坐乘者萬石君是也檀弓云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上大夫也而同下大夫稱名者臣於君單稱名無嫌也洛誥周公告成王曰予旦老臣越他國而問故必告之以制度不欺於彼國也古者越國而謀見左氏

嚴陵方氏曰几則憑之以安其體杖則持之以助其力也行役外事也而以婦人焉欲其雖在外而猶在內也適四方勞事也而乘安車焉欲其雖服勞而不失其逸也言行役則主在公言之耳言適四方則主在遠言之耳在公猶得以婦人況在私之事乎在遠猶得乘安車況在國之時乎是皆待之以非常之禮故也

長樂陳氏曰婦人言行役安車言適四方則行役不以安

車適四方不以婦人也

橫渠張氏曰越國謂朝中有事在朝不能謀則越國而問退居之老臣也非謂越他國而問政決無此理既賴其謀事須盡語以國之事因本末施爲始可與之謀也若不知次序則如之何而取謀

臨川王氏曰越國而問謂老者自有事越出他國他國問之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鄭氏曰從猶就也長者問當謝不敢若曾子之爲

孔氏曰此一節明有事取謀議於長者操執持也杖可以策身几可以扶己俱是養尊者之物故於謀議之時持就也

藍田呂氏曰二者皆敬長之義也坐有几所以憑之也行有杖所以策之也皆優老之具也操几杖以從之敬之至也問者皆以不能問能以寡問多則少當問長者也今長者反問之不辭讓而對則敬不足也孔子問曾子曾子曰參不敢何足以知之公西赤曰非曰能之願學焉是皆辭讓之言

長樂陳氏曰几杖所以親之辭讓所以尊之不親之不足以盡人之心非善謀於長者也不尊之不足以盡己之敬非善對於長者也辭者無所受於己讓者有所推於人曾子之謝不敢所謂辭也子路之對率爾非所謂讓也

東萊呂氏曰古之子弟見長者不敢以賓客之禮見先存其讓弟之心所以操几杖者只是左右扶翼之意長者處未必無几杖所以操而從之者蓋存養其讓弟之心令熟未見長者之問此心已存及其見之則有加無已大凡長

者有問須對若率爾而對便非禮與長者語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爲能便是實了此心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理亦不能入

王氏子墨曰善不可有能不可矜有善矜能之心不可施於常人況長者乎問而不辭遜以對是有善矜能之心已萌於中矣況責以事長之禮乎謀則操几杖以從之問則辭遜而後對要非勉強行於一時者所能彼其存於心者必有素矣

凡爲人子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鄭氏曰安定其牀衽省問其安否何如醜衆也夷猶儕也

四皓曰陛下之等夷

孔氏曰此一節明人子事親奉養之禮又去爭訟冬温夏清是四時之法昏定晨省一日之法定安也晨旦也應卧當

整牀衽使親體安定之後退至明旦既隔夜復來視親之安否何如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熊氏云晨省者案内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在醜夷不爭者明朋儕禮也醜夷皆等類之名夫貴賤相臨則有畏憚朋儕等輩喜爭勝負亡身及親故宜戒之以不爭

藍田呂氏曰温清定省所以養體也醜夷不爭所以養志也一歲則有冬夏寒暑之適一日則有晨昏興寢之適人子不可不知也内則父母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昏定之事也子事父母雞鳴適父母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男女未冠笄及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昧爽而朝文王之爲世子雞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安否何如此晨省之事也醜夷同等之稱也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

也孝經引三者此獨云在醜夷不爭者上下驕亂之禍爲
少而醜夷之爭多也孝子一出言舉足不敢忘父母苟好
勇鬬狠以危父母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則所以養
親者果安在哉
嚴陵方氏曰冬則温之以禦其寒夏則清之以辟其暑昏
則定之以奠其居晨則省之以問其安也冬温而夏清者
欲親之體常適其和也昏定而晨省者欲親之體常適其
利也推和親之心以及乎人則與人不爭陰陽之和矣推
利親之心以及乎人則與人不爭險易之利矣此所以終
言在醜夷不爭也
東萊呂氏曰孝子以親之心爲心故以親之體爲體冬温
夏清昏定晨省一歲有冬夏寒暑之變一日有昏晨晦明
之變此見孝子頃刻不忘親處纔遇變時須加意於其間

冬温則當體其温之理如古人置密室之類是也夏清
則體其清之之理如古人扇枕之類是也昏時則安其父
母晨時則雞鳴而起問其安否在醜夷不爭此又見孝子
涵養之熟頃刻不忘大凡人子在父母前固有孝敬之心
不在父母前便移易了故起爭心惟養之熟此心常存所
以不爭
新安朱氏曰温清定省雖有四時一日之異然一日之間
正當隨時安處省察其或温或清之宜也
永嘉戴氏曰爲人子者一食不忘親則無一息不在親側
可也温清有時定省有節則制禮然也在醜夷不爭謂處
於聚族羣居之中不敢有爭以傷父母之心詩曰妻子好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
曰父母其順矣乎妻子好合兄弟和樂父母處於其間怡

然而順然則在醜夷而爭者父母之心固有所不樂也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鄭氏曰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受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

孔氏曰自此至孝子之行也爲一節明人子謙卑行著於外所敬又廣人子受三命之尊不敢受車馬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受是已到之日明人子非唯外迹不受抑亦心所不及於此賜也案鄭氏三命皆約周禮大宗伯之文大宗伯一命受職職則爵也再命受服三命受位鄭言受車馬者三命受位即受車馬以經云車馬故以車馬言之

藍田呂氏曰三賜有車馬君之所以寵臣也三賜不及車

馬子之所以敬親也受位則有車馬之賜矣受位而不及車馬者位在朝廷而車馬入於私門也坊記云父母存饋獻不及車馬蓋車馬家之重器也親之所無子不敢以受於人親之所有子不敢以予於人辟親而不敢加奉親而不敢專其義一也事宗子者不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事宗子猶舍衆車徒於外則事親者車馬之盛宜在所不受也黨正以飲酒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庶子之正於公族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所以敬於族人之長者猶如是況於父母乎能知此則事親之意誠矣

廬陵胡氏曰賜與也三賜貨財衣服車馬也鄭謂三賜三命也三命受車馬案大宗伯三命受位不受車馬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則非三命公羊說九賜之次則四曰車馬

亦不在三何由三命受車馬乎又車馬賜由君命君子辭位不辭祿車馬安可辭哉鄭誤矣

東萊呂氏曰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何故爵與服便受車馬便不受蓋外而爲卿大夫內而依然是人子爵雖尊在朝廷之上服雖華在朝祭之時用時却不同惟車馬則偪近父母人子之心所不安也豈可受之雖然大夫不可徒行既不可徒行又不可以私廢公在朝不妨但至閨門不用孝子之心多爲外物所移易有爲歲月而變者歲月既久其心亦變有爲爵位而變者爵位既得其心亦變如大舜五十而慕此是不爲歲月而變者如三賜不及車馬此是不爲爵位而變者原是養得熟不爲外物移易見他孝

石林葉氏曰鄭氏以不及爲不受若然居大夫之位而不受車馬則徒行乎若曰不受君賜而已自爲之是已爲則可君賜之則不可理無是也以吾觀之此蓋謂父之未爲大夫者不受車馬則不敢受大夫之位何以知其然黨正飲酒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此以齒爲重也三命不齒此以爵爲重也再命齒於父族則父兄在其閒矣三命不齒則雖父兄不敢以齒加焉故別位於賓之南鄉黨莫如齒朝廷莫如爵鄉黨父兄不敢以齒加爵則朝廷豈可以爵而踰父兄乎左氏記叔孫婼以再命爲卿因季平子伐莒之功例更受三命婼叔孫豹之子時豹已死而季平子其四從兄也尚未三命而婼先之叔仲子欲間三家謂平子曰婼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於是使婼辭位而弗從夫從兄猶以爲言則先王之時大夫不可踰其父兄審矣婼之不從豈以平子爲其族非其親父兄歟

廣安游氏曰大率爲人子其事親則當盡禮而其所循行之道如所謂温良恭儉讓所以施於人交於物脩之於家行之於外其道皆當如此也曰奢曰驕曰縱曰傲曰狠曰厲此類雖無與於孝然皆足以害孝夫孝者心必謹氣必和言必順貌必恭如此然後足以循行其孝也上文所謂在醜夷不爭及此三賜不及車馬下文所謂見父之執以至居坐行立不敢處中以下皆温良恭儉讓之道也

臨川王氏曰三賜不及車馬若以爲有辭遜之心而終必受之則雖不爲人子不害辭遜若以爲人子則辭遜而不敢受則舜亦人子而未嘗辭百官牛羊倉廩之奉也車服爵命所以序功德天下之公義古今之達禮苟嘗其功苟稱其德雖人子弟有辭遜之心而終必不敢不受以申其遜弟之志者不以小廉小遜害天下之大公也凡禮有辭遜之文者以難進易退爲道也辭遜自是君子之常豈繫爲人子哉

新安朱氏曰左氏傳魯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路豹以上卿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不及車馬亦謂受之而不敢用耳若尊者之賜又爵秩所當得豈容獨辭而不受之邪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鄭氏曰不敢受重賜者心也如此而五者備有焉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

孔氏曰鄭引周禮司徒文乃王城百里遠郊之内又遂人職主六遂在遠郊之外不言遂者舉其近耳親指族内戚言族外慈者篤愛之名兄弟外内通稱弟者事長次第之

名交遊汎交也結交遊往本資信合故稱信也

藍田呂氏曰五者之稱不同各以其所見言之也州閭鄉黨觀其行者也見其所以敬親故稱其孝兄弟親戚責其恩者也順於父母者親親之愛必隆故稱其慈僚友見其有所讓者也有遜弟之心故稱其弟執友者友其德德莫盛於孝孝者仁之本故稱其仁交遊主於信知其誠心於孝也故稱其信

嚴陵方氏曰州閭鄉黨則同國者也兄弟親戚則同族者也僚友則同事者也執友則同志者也交遊則同門者也言國則兼四者在中矣兼而言之則大故本其孝而統稱之分而言之則小故各以其所望者而稱之爾

廬陵胡氏曰一盡子道而吾善具矣坊記云父母在言孝不言慈鄭云孝上施慈或嫌下流也此言慈者非自言也

東萊呂氏曰大抵稱孝在遠者稱之猶未盡須是自近而見者方始親切州閭鄉黨之人見他孝如此所以稱孝兄弟親戚則尤切近於州閭鄉黨而尤見其愛故稱慈僚友在官是同王事在私則是同舍與之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所以稱弟執友是心友同死生共患難者知其孝心之本原所以稱其仁所謂孝弟仁之本是也交遊稱其信此是汎交偶與從事者亦知其信其他可見此一句是做一句看不可得而移易稱者非我求人之稱惟因其所稱以驗我之所為誠則形之謂也

新安王氏曰稱孝言能盡事親之道也稱慈言其奉親有深愛也稱弟言其行之恭順也稱仁言其心之愛敬也稱信言其用志篤實也鄭註不敢受重賜者心也而五者備有焉此五者其善多矣反此則其失亦多是以孝子不敢

輕受重賜臨川王氏乃曰若謂人子辭讓而不敢受則百官牛羊倉廩之奉舜未嘗辭其說不然禮者聖人之中制天下可以通行堯之待舜與舜所受於堯非可律於天下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鄭氏曰敬父同志如事父

孔氏曰自上詣下曰見自下朝上曰見父之執謂執友與父同志者也或故往見或路中相見也

臨川王氏曰心存於父者見父之執猶父也則其進退對問之際安得不如此

藍田呂氏曰父之執友其見也進退問荅不敢專焉敬之至也見父之執猶極其敬況於父乎

長樂陳氏曰坊記曰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又曰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廣孝也蓋父之同類謂之父黨父之同志謂之父執見父之黨無容孝也此見父之執廣孝也古者尊尊之禮行故爲父黨者安其尊事父黨者盡其卑而民德於是乎厚矣

嚴陵方氏曰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見父之執於進退之節有所不敢則一舉足不敢忘親可知孝子之行孰過乎是經有曰父齒有所不敢則一出言不敢忘親可知曰父讎何也以同志之所守則曰執以同類之所與則曰黨以年之相若則曰齒以怨之所敵則曰讎

東萊呂氏曰此一章看孝子愛親之心推原使之廣涵養使之厚若雖知愛親不能推原涵養則在親前雖屏氣下

色供洒埽應對勞而不怨離父母一步便驕狠傲戾在親前時不多外面驕狠多則連親前亦愈薄便入陵節犯上所以孝子必於親愛之心推廣之涵養之見父之執與平居交遊者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退然躬子弟之職不問不敢對如此則此心廣大大抵天下之事廣便厚且如澗壑之水波濤不多只緣狹狹則力量薄滄海長江之水波浪如山如屋蓋力廣則厚若推得愛親之心廣時則其所以愛親便厚不特如此至於黃髮兒齒亦下氣怡色此心愈廣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至犬馬僕妾父母愛之子亦愛之

毛氏信卿曰人之爲善必自夫不敢始自夫有所敢而後無忌憚無忌憚則無所不至矣不敢則有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則何往而非善文王不敢侮鰥寡高宗不敢荒寧

所以爲三代盛王也孔門亦自不敢做去孔子之豈敢顏回子貢之何敢孟之反之非敢皆此心推之也見父之執而進退荅問之間皆有不敢之心非孝子能若是乎經言見父之執必先言爲人子之孝如所云三賜不及車馬此言人子之孝也必繼之以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之言爲人子者出必告此言人子之孝也必繼之以年長以倍則父事之之言與坊記言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必繼之以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之意同蓋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則不孝其親而敬其父之執可乎愛親者不敢慢於人敬親者不敢惡於人則孝於其親而不敬父之執可乎故孝於親則必敬父之執敬父之執必本孝於其親此經所以相次言之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鄭氏曰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有常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不稱老廣敬

孔氏曰自此至異席爲一節明人子事親遊方習業及汎交之禮老是尊稱稱老是己自尊大非孝子卑退之情子若自稱老則感動其親故舜年五十而慕是也

藍田呂氏曰出必告反必面受命於親而不敢專也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體親之愛而不敢貽其憂也恒言不稱老極子之慕而不忍忘也父母在而不敢有其身如之何聞斯行諸出入而無所受命是遺親也親之愛子至矣所遊必欲其安所習必欲其正苟輕身而不自愛則非所以養其志也君子之事親親雖老而不失乎孺子慕者愛親之至也孟子於大舜見之矣故髡彼兩髦爲孺子之飾親見然後說之苟常言而稱老則忘親而非慕也

嚴陵方氏曰出必告者欲親知其所往之方也反必面者欲親知其所至之時也所遊必有常者慮貽親之憂也所習必有業者慮違親之志也孔子曰遊必有方此非遊之有常乎學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此非習之有業乎

永嘉戴氏曰爲人親者無一念而忘其子故有倚門倚閭之望爲人子者無一念而忘其親故有出告反面之禮生則出告反面沒則告行飲至事止如事存也不敢慢遊以貽親憂不敢廢業以爲親辱不敢自老以傷親心此皆人子兢業恐懼之意也

王氏子墨曰出告反面遊有常者慮貽親之憂也所習必有業者慮致親之疑也常言不稱老者慮動親之感也人子安親之心亦何所不至哉

黃氏曰老之爲義若天子養三老致仕之人及耆年有德云國老庶老老爲尊稱可矣此蓋言爲人子之行夫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言懼者懼父母之年衰暮非久者也既懼其老忍稱之哉此乃教人子對父母常言則須避諱老字一則傷父母之心一則孝子不忍斥言非謂人子自身稱老也

李氏曰父母之年以之喜懼故孝子愛日而不以老自稱也如曰天子之老寡君之老則稱之不稱於常言而已矣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鄭氏曰年長以倍謂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爲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內則曰年二十悖行孝弟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席以四人爲節因冝有所尊

孔氏曰此謂鄉里之中非親非友但年長倍己則以父道事之即父黨隨行也人年三十而娶於後乃有子則三十於六十乃是倍年今鄭言二十於四十者但加冠責以爲人父爲人子之禮雖未有妻子有爲人父之端以二十未合有子有子道也年二十於三十者半倍故兄事之則止差退而隨行也若二十於二十五者肩隨之則齊於隨行也羣居謂朋友居處法也古者地敷橫席而容四人四人則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會應一人別席因推長者異席若賓主禮席皆無同坐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

席皆不屬焉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謂相連屬也燕禮及大射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

橫渠張氏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又視其雅素如何若本在兄弟之列則止可兄事之而已

藍田呂氏曰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自二十而視四十則與吾父之年相若此所以父事也長吾十年則與吾兄之年相若此所以兄事也長吾五年則與吾年相若此所以肩隨之也皆敬長之道也闕黨童子與先生並行孔子知其欲速成疾行先長者孟子知其爲不弟皆不知敬長之義而已

嚴陵方氏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者若經所謂父之齒隨行是也十年以長則兄事之者若經所謂兄之齒鴈行是也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者若經所謂行肩而不併是也

馬氏曰徐行後長謂之弟疾行先長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孝弟於步趨疾徐之間而聖人之道乃始於此者蓋達事長之禮無所往而不爲順也推其齒而以父兄事之者謂其愈長而愈加敬也長之五年則肩隨者不敢與先生並行也其出也不敢與之並行則其居也可以同席乎蓋五人之羣當有所長推其長者必異席以敬之古人敬長如此則民之犯上而踰禮者宜鮮矣

永嘉戴氏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兼愛之弊至於無父彼直以爲天下皆吾父也此之謂二本以父事之非直以爲父也若保赤子非直以爲子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彼固有等差也

王氏子墨曰所以尊長者如此以吾有事父從兄之心故

也不然則曰楚人之長云耳安能移所以事父兄者待之哉至於肩隨異席非謂年長之差而禮有隆殺也此心則一而已彼有謂由彼長而我長之而以長爲外者安知發於吾心者固有所自乎然則禮諸人者如此其於吾父兄又何如也

金華應氏曰此言貴老敬長之道凡年長以倍則執父禮以事之不必限以二十也若曰二十崇行孝弟能盡此禮始自是而始則可耳君子推敬親敬長之心則凡一日之長於我者皆吾所當敬而年有高下則敬有等差不可毫釐之紊以此反觀於一身之間則幼而名二十冠而字五十以伯仲而常自省焉以此施於九族之內則服有齊斬功緦之異制居有東西南北之異宮食有族食世降之異等而常加謹焉近而推之鄉則五十者立侍六十者坐七十者四豆而鄉之所敬者各不同遠而推之國則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朝而國之所敬亦不一所以爲文理密察也故子夏四海兄弟之說意非不廣而理則未精彼墨氏兼愛不足言矣

金華邵氏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知愛敬其親而於人加忽焉則愛敬之道虧矣故年倍於我事以父禮長我十年事以兄禮長我五年差肩隨之至於羣居五人則又異長者之席其於人也庸敢慢乎以此事親愛敬之道盡矣

廬陵胡氏曰此謂鄉里之中父兄之黨也

東萊呂氏曰此固止是遜弟之事然學者至於有所得多要流入異端就遜弟中須要理會得等差節文故致廣大

又須盡精微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

鄭氏曰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振闔之中央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尸者尊者之處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孔氏曰自此至苟笑爲一節明孝子居處及行立待賓祭祀敬謹之事不言凡者或異居禮則不然主猶坐也室謂南戶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奧無事故名爲奧常推尊者於閑樂無事之處故尊者居必主奧也人子不宜處之一席四人則席端爲上獨坐則席中爲尊尊者宜獨不與人共則坐席居中卑者不得居中也男女各路路各有中尊者常正路而行卑者故不得也門中央有闑闑亦有振振

闑之中尊者所立故人子不當之而立四事皆與父同宮者異宮則不禁有命既尊各有臣僕子孫應敬己故也大夫士或相往來不制設饗食饌具由尊者所裁人子不得輒豫限量多少尸代尊者人子不爲也　熊氏曰食饗不爲槩爲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孫無待賓之事廣安游氏曰正義熊氏說未妥蓋傳家正欲省事方爲子孫裁食饗之量是煩尊者也大槩爲人子假如士庶人朋友相往來苟欲爲之設醴必先白父母乃可而設醴之量又當聽於父母也

藍田呂氏曰子之事親非惟親之命弗敢專也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不敢專其位也食饗不爲槩不敢專其財也祭祀不爲尸不敢專其身也

東萊呂氏曰古之人子不知他於行處居處立處坐處何

故常常檢點得如此好萬一或不檢點必有時主奧中席中道中門原其所以能如此者必自有來處

馬氏曰室而無奧陰則亂於堂室也蓋陰在堂奧在室陰者主人之所有事也蓋出則接人以仁則主於東北東北者温厚之氣始乎此也奧者主人之所宴息也入則退安於靜故位乎西南西南者地道也尊者之所出入也爲人子者其可以當之乎故居則不敢主奧升降則不由阼階不敢貳尊也

新安朱氏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門開東北隅爲窔西北隅爲屋漏西南隅爲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金華應氏曰父子異宮因各有西南隅之奧然親在而自主之亦有不安焉者非特以同宮而避之也若同宮則父

自主之矣且道路之間豈父之所統哉而行不敢中者蓋無往而不寓其敬親之意也

金華邵氏曰事親之道當自卑以尊其親尤當自重以愛其身主奧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者所由爲孽爲尸皆尊者之事人子皆不敢當既不嫌於逼其親矣聽於無聲常若親有命視於無形常若親在前又不至於違其親其親尊之者爲何如不登高而下皆愛其身也

廬陵胡氏曰食饗不爲孽此未傳家事者凜氏孽而不稅橫渠張氏曰人子者食饗不爲孽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不爲孽量爲子者不有其身不有私財凡人子爲養又須使其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鄭氏曰視聽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登高臨深苟訾苟笑爲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

孔氏曰無聲無形常於心想似見形聞聲苟且也相毀曰訾不樂而笑爲苟笑彼雖有是非而已苟譏毀訾笑之皆非彼所欲必反見毀辱故孝子不爲也

藍田呂氏曰視聽於無形聲則誠於事親專心致志可知也身也者親之枝也履不安以危之是危親也行不善以辱之是辱親也登高臨深危道也苟訾近於讒苟笑近於謅是辱道也

長樂陳氏曰聽於無聲一傾耳不敢忘父母也視於無形一舉目不敢忘父母也不苟訾不苟笑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則善於事親矣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不服闇不登危則善於守身矣

嚴陵方氏曰聽於無聲則常若親之有所命也視於無形則召之無諾從可知矣無形猶且視之況於視親之面乎無聲猶且聽之況於聞親之聲乎則顏之無犯從可知矣毀譽者人之公論哀樂者人之常情可毀則訾之可樂則笑焉所不能免也然苟訾則爲惡於人矣愛親者其可惡於人乎苟笑則爲慢於人矣敬親者其可慢於人乎

李氏曰聽至於無聲而不敢忽視至於無形而不敢易與夫縱耳目之欲以危父母則異矣君子之於親何嘗忘一頃一笑之間哉

建安眞氏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此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乎蓋孝子之心惟恐纖芥之差須臾之失故其潛觀默察至於如此非誠於事親者其能若是乎

永嘉戴氏曰此孝子之極至也念念不置與親爲一常若親之在吾前而聲欬於其旁也記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自其生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及其沒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念慮之積非一日矣不思愛其身而登高臨深以毀傷其肢體不自重其身而苟訾笑以取侮於人凡此皆所以貽其親之辱也

王氏子墨曰夫以訾笑之不苟若非人子所先而必以責之何也孟子曰悅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悅於親矣一訾笑之不戒則在我之誠安在哉況憂侮之所自來有不止於吾身之累者觀曾子啓手啓足之際則人子之所懼可知矣柰何以父母之全體行之遺體行殆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鄭氏曰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死爲報仇讎爲忘親也

藍田呂氏曰服闇者爲穿窬之行欺人所不見也登高者行險以僥倖也孝子之心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服闇登危是忘親也非特忘之不令之名且將加之是辱親也不許友以死者不敢受其託也如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有父母在則不可許矣先儒謂許報仇雖父母沒亦不可也患難相死兄弟之道也詩云鶺鴒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又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

有良朋烝也無戎朋友以道義相成患難之事無相及故曰無戎也戰國游俠以氣相許結私交報仇怨流俗高之此先王之所必誅君子謂之不義者也

廣安游氏曰大抵爲人子操心積慮專以親爲心登高臨深以親爲心則不登臨也可訾可笑以親爲心則不苟訾笑矣有事於危闇以親爲心則不服闇登危矣友有仇讎義當爲報以親爲心則不許友死矣以至行居坐立食饗祭祀臨財之際苟其心及於親焉則皆知以人子之道處之矣人生天地間事親一事最爲至要辦此一事然後可以議其他所謂禮之本者由事親而起也能孝則天下之善皆將從此而起曰仁曰孝曰慈曰信曰謙曰良曰恭曰儉曰遜皆由是而備矣曾子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

此作曾子所謂此者孝也

長樂陳氏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服闇也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登危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則不苟訾不苟笑不服闇所以全其行不登高不臨深不登危所以全其體

廬陵胡氏曰不服役於隱闇遠嫌也朋友責善於義有當死者朋友必以責望於己己不當許之不必友之讎

永嘉戴氏曰行事不明白而晻昧以招禍者皆所謂服闇也爲人子者髮膚以上皆親之體也豈敢許友以死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也豈敢私有其財高者輕死卑者重財皆非純孝之士也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鄭氏曰素爲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

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孤子謂年未三十者蚤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爲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孔氏曰此一節明爲人子父母存及孤子衣冠純飾不同之事不言凡者若仕者遇凶荒雖親存亦素服冠純謂冠飾也衣純謂深衣領緣也鄭引玉藻者證吉凶有別縞冠者薄綃爲之玄武者以黑繒爲冠卷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爲子姓父有服未畢子雖已除猶未全吉故吉凶兼服玄武是吉縞冠爲凶也當祥之日朝服縞冠祥祭之後則縞冠素紕何胤云素紕謂緣冠兩邊證素爲凶也孤子雖除服猶素然深衣云衣純以素嫡庶皆然今當室謂嫡子似庶子不同者但嫡子內理烝嘗外交宗族代親既備嫌或不同故特明之所以鄭引深衣證凡孤子悉同也

崔氏曰不當室則純采藍田呂氏曰人子之服必盡乎孺子之飾者所以悅其親也故髡彼兩髦飾其首也衣純以繢以青飾其身也冠衣純以素孤子之服非所以事親也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此云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者少而無父者雖人之窮然既除喪矣冠衣猶不改素則無窮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豈可獨遂其無窮之情哉故惟當室者行之非當室者不然也深衣之言略矣

馬氏曰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樂於中者文必稱於外冠衣不純采者異於諸子也蓋父之於長子冠於阼室也冠衣不純采者異於諸子也蓋父之於長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服之三年以稱情也則嫡子之於父其可以不加隆乎

禮記集說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